民國叢書

第二編

·86·

歷史·地理類

四十自述　胡適著

從文自傳　沈從文著

在出版界二十年　張靜廬著

我在六十歲以前　馬叙倫著

我的半生　陳鶴琴著

上海書店

四十自述

胡適著

自序

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爲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不幸的很，這班老輩朋友雖然都答應了，終不肯下筆。最可悲的一個例子是林長民先生，他答應了寫他的五十自述作他五十歲生日的紀念；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對我說：『適之，今年實在太忙了，自述寫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補寫出來。』不幸他慶祝了五十歲的生日之後，不上半年，他就死在郭松齡的戰役裏，他那富於浪漫意味的一生

就成了一部人間永不能讀的逸書了！

梁啓超先生也曾同樣的允許我。他自信他的體力精力都很強，所以他不肯開始寫他的自傳。誰也不料那樣一位生龍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歲！雖然他的信札和詩文留下了絕多的傳記材料，但誰能有他那樣「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來寫他那五十五年最關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中國近世歷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就都因此受了一樁無法補救的絕大損失了。

我有一次見着梁士詒先生，我很誠懇的勸他寫一部自敘，因爲我知道他在中國政治史與財政史上都曾扮演過很重要的脚色，所以我希望他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我也知道他寫的自傳也許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惡；但這是不妨事的，有訓練的史

家自有防弊的方法；最要緊的是要他自己寫他心理上的動機，黑幕裏的線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觀察。前兩個月，我讀了梁士詒先生的訃告，他的自叙或年譜大概也就成了我的夢想了。

此外，我還勸告過蔡元培先生，張元濟先生，高夢旦先生，陳獨秀先生，熊希齡先生，葉景葵先生。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

前幾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發憤寫了一部六七萬字的自傳，我讀了很感動，認爲中國婦女的自傳文學的破天荒的寫實創作。但不幸她在一種精神病態中把這部稿本全燒了。當初她每寫成一篇寄給我看時，我因爲尊重她的意思，不曾替她留一個副本，至今引爲憾事。

我的四十自述，只是我的『傳記熱』的一個小小的表現。這個十年的生活可分作三個階段，留學以前爲一段，留學的七年（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爲一段，歸國以後（一九一七——一九三一）爲一段。我本想一氣寫成，但因爲種種打斷，只寫成了這第一段的六章。現在我又出國去了，歸期還不能確定，所以我接受了亞東圖書館的朋友們的勸告，先印行這幾章。這幾章都先在新月月刊上發表過，現在我都從頭校改過，事實上的小錯誤和文字上的疏忽，都改正了。我的朋友周作人先生，葛祖蘭先生，和族叔堇人先生，都曾矯正我的錯誤，都是我最感謝的。

關於這書的體例，我要聲明一點。我本想從這四十年中挑出十來個比較有趣味的題目，用每個題目來寫一篇小說式的文字，

路如第一篇寫我的父母的結婚。這個計畫曾經得死友徐志摩的熱烈的贊許，我自己也很高興，因爲這個方法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並且可以讓我（遇必要時）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寫一些太親切的情緒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于文學訓練的人，寫完了第一篇，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敍述的老路上去了。這一變頗使志摩失望，但他讀了那寫家庭和鄉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贊許；還有許多朋友寫信來說這一章比前一章更動人。從此以後，我就爽性這樣寫下去了。因爲第一章只是用小說體追寫一個傳說，其中寫那太子會頗有用想像補充的部分，雖經堇人叔來信指出，我也不去更動了。但因爲傳聞究竟與我自己的親見親聞有

別，所以我把這一章提出，稱為「序幕」。

我的這部自述雖然至今沒寫成，幾位舊友的自傳，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自傳的風氣似乎已開了。我很盼望我們這幾個三四十歲的人的自傳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興趣，可以使我們的文學裏添出無數的可讀而又可信的傳記來。我們拋出幾塊磚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許多塊美玉寶石來；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

胡適。

二二，六，二七，在太平洋上。



著者的父親



著者的母親



四十歲時的著者

目次

序幕

我的母親的訂婚

一

太子會〔註〕是我們家鄉秋天最熱鬧的神會，但這一年的太子會卻使許多人失望。

神傘一隊過去了。都不過是本村各家的綾傘，沒有什麼新鮮花樣。去年大家都說，恆有綢緞莊預備了一頂珍珠傘。因為怕三先生說話，故今年他家不敢拿出來。

崑腔今年有四隊，總算不寂寞。崑腔子弟都穿着「半截長衫」，上身是白竹布，下半是湖色杭綢。每人小手指上拼着湘妃竹柄的小紈扇，吹唱時紈扇垂在笙笛下面搖擺着。

扮戲今年有六齣，都是「正戲」，沒有一齣花旦戲。這也是三先生的主意。後村的子弟本來要扮一齣翠屏山，也因爲怕三先生說話，改了長坂坡。其實七月的日光底下，甘糜二夫人臉上的粉已被汗洗光了，就有潘巧雲也不會怎樣特別出色。不過看會的人的心裏總覺得後村很漂亮的小棣沒有扮潘巧雲的機會，只扮作了糜夫人，未免太可惜了。

今年最掃興的是沒有扮戲的「抬閣」。後村的人早就練好了兩架「抬閣」，一架是龍虎鬬，一架是小上墳。不料三先生今年

回家過會場，他說抬閣太高了，小孩子熱天受不了暑氣，萬一跌下來，不是小事體。他極力阻止，抬閣就扮不成了。

細樂和崑腔一隊一隊的過去了。扮戲一齣一齣的過去了。接着便是太子的神轎。路旁的觀衆帶着小孩的，都喊道，「拜呵！拜呵！」許多穿着白地藍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

神轎的後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着夏布長衫，捧着柱香；有的穿着短衣，拿着香爐掛，爐裏燒着檀香。還有一些許願更重的，今天來「弔香」還願；他們上身穿着白布褂，扎着朱青布裙，遠望去不容易分別男女。他們把香爐弔在銅鈎上，把鈎子鈎在手腕肉裏，塗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弔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弔在左手腕上，有的雙手都弔；有的只弔一個小香爐，有的一

隻手腕上弔着兩個香爐。他們都是虔誠還願的人，懸着掛香爐的手腕，跟着神轎走多少里路，雖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但也有半途中了暑熱走不動的。

* * * *

馮順弟攙着她的兄弟，跟着她的姑媽，站在路邊石磴上看會。她今年十四歲了，家在十里外的中屯，有個姑媽嫁在上莊，今年輪着上莊做會，故她的姑丈家接她姊弟來看會。

她是個農家女子，從貧苦的經驗裏得着不少的知識，故雖是十四歲的女孩兒，却很有成人的見識。她站在路旁聽着旁人批評今年的神會，句句總帶着三先生。「三先生今年在家過會，可把會弄糟了。」「可不是呢？抬閣也沒有了。」「三先生還沒有到

家，八都的鴉片烟館都關門了，賭場也都不敢開了。七月會場上沒有賭場，又沒有煙燈 這是多年沒有的事。」

看會的人，你一句，他一句，順弟都聽在心裏。她心想，「三先生必是一個了不得的人，能叫賭場煙館不敢開門。

會過完了，大家紛紛散了。忽然她聽見有人低聲說，「三先生來了！」她抬起頭來，只見路上的人都紛紛讓開一條路；只聽見許多人都叫「三先生」。

前面走來了兩個人。一個高大的中年人，面容紫黑，有點短鬚，兩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他穿着苧布大袖短衫，苧布大脚管的袴子，脚下穿着麻布鞋子，手裏拿着一桿旱煙管。和他同行的是一個老年人，瘦瘦身材，花白鬍子，也穿着短衣，拿

着旱煙管。

順弟的姑媽低低說，「那個黑面的，是三先生；那邊是月吉先生，他的學堂就在我們家的前面。聽人說三先生在北邊做官，走過了萬里長城，還走了幾十日，都是沒有人煙的地方，冬天凍殺人，夏天熱殺人；冬天凍塌鼻子，夏天蚊蟲有蒼蠅那麼大。三先生肯吃苦，不怕日頭不怕風，在萬里長城外住了幾年，把臉曬的像包龍圖一樣。」

這時候，三先生和月吉先生已走到她們面前，他們站住說了一句話，三先生獨自下坡去了；月吉先生却走過來招呼順弟的姑媽，和她們同行回去。

月吉先生見了順弟，便問道，「燦嫂，這是你家金灶舅的小

孩子嗎？」

「是的。順弟，誠厚，叫聲月吉先生。」

月吉先生一眼看見了順弟腦後的髮辮，不覺喊道，「燦嫂，你看這姑娘的頭髮一直拖到地！這是貴相！是貴相！許了人家沒有？」

這一問把順弟羞的滿臉緋紅，她牽着她弟弟的手往前飛跑，也不顧她姑媽了。

她姑媽一面喊，「不要跌了！」回頭對月吉先生說，「還不曾許人家。這孩子很穩重，很懂事。我家金灶哥總想許個好好人家，所以今年十四歲了，還不曾許人家。」

月吉先生說，「你開一個八字給我，我給她排排看。你不要

忘了。」

他到了自家門口，還回過頭來說：「不要忘記，叫燦哥鈔個八字給我。」

二

順弟在上莊過了會場，她姑丈送她姊弟回中屯去。七月裏天氣熱，日子又長，他們到日頭快落山時才起身，走了十里路，到家時天還沒全黑。

順弟的母親剛牽了牛進欄，見了他們，忙着款待姑丈過夜。

「爸爸還沒有回來嗎？」順弟問。

「姊姊，我們去接他。」姊姊和弟弟不等母親回話，都出去

了。

他們到了村口，遠遠望見他們的父親挑着一担石頭進村來。他們趕上去喊着爸爸，姊姊弟弟每人從挑子裏拿了一塊石頭，捧着跟他走。他挑到他家的舊屋基上，把石子倒下去，自己跳下去，把石子鋪平，才上來挑起空担回家去。

順弟問，「這是第三担了嗎？」

她父親點點頭，只問他們看的會好不好，戲好不好，一同回家去。

* * * *

順弟的父親姓馮，小名金灶。他家歷代務農，辛辛苦苦掙起了一點點小產業，居然有幾畝自家的田，一所自家的屋。金灶十

三四歲的時候，長毛賊到了徽州，中屯是績溪北鄉的大路，整個村子被長毛燒成平地。金灶的一家老幼都被殺了，只剩他一人，被長毛擄去。長毛軍中的小頭目看這個小孩子有氣力，能喫苦，就把他臉上刺了「太平天國」四個藍字，叫他不能逃走。軍中有個裁縫，見這孩子可憐，收他做徒弟，叫他跟着學裁縫。金灶學了一手好裁縫，在長毛營裏混了幾年，從績溪跟到甯國，廣德，居然被他逃走出來。但因爲面上刺了字，捉住他的人可以請賞，所以他不敢白日露面。他每日躲在破屋場裏，挨到夜間，才敢趕路。他吃了種種困苦，好容易回到家鄉，只尋得一片焦土，幾座焦牆，一村的丁壯留賸的不過二三十人。

金灶是個肯努力的少年，他回家之後，尋出自家的荒田，努

力耕種。有餘力就幫人家種田，做裁縫。不上十年，他居然修葺了村裏一間未燒完的磚屋，娶了一個妻子。夫妻都能苦做苦吃，漸漸有了點積蓄，漸漸掙起了一個小小的家庭。

他們頭胎生下一個女兒。在那大亂之後，女兒是不受歡迎的，所以她的名字叫做順弟，取個下胎生個弟弟的吉兆。隔了好幾年，果然生了一個兒子，他們都很歡喜。

金灶爲人最忠厚；他的裁縫手藝在附近村中常有僱主，人都說他誠實勤謹。外村的人都尊敬他，叫他金灶官。

但金灶有一樁最大的心願。他總想重建他祖上傳下來，被長毛燒了的老屋。他一家人都被殺完了，剩下他這一個人，他覺得天留他一個人是爲中興他的祖業的。他立下了一個誓願：要在老

屋基上建造起一所更大又更講究的新屋。

他費了不少工夫，把老屋基爬開，把燒殘磚瓦拆掃乾淨，準備重新墊起一片高地基，好在上面起造一所高爽乾燥的新屋。他每日天未明就起來了；天剛亮，就到村口溪頭去揀選石子，挑一大担回來，鋪墊地基。來回挑了三担之後，他才下田去做工；到了晚上歇工時，他又去挑三担石子，才吃晚飯。農忙過後，他出村幫人家做裁縫，每天也要先挑三担石子，才去上工；晚間吃了飯回來，又要挑三担石子，才肯休息。

這是他的日常功課，家中的妻子女兒都知道他的心願。女流們不能幫他挑石頭，又不能勸他休息，勸他也沒有用處。有時候，他實在疲乏了，挑完石子回家，倒在竹椅上吸旱烟，眼望着

十幾歲的女兒和幾歲的兒子，微微嘆一口氣。

順弟是已懂事的了，她看見她父親這樣辛苦做工，她心裏好不難過。她常常自恨不是個男子，不能代她父親下溪頭去挑石頭。她只能每日早晚到村口去接着她父親，從他的担子裏捧出一兩塊石頭來，拿到屋基上，也算是分担了他的一點辛苦。

看看屋基漸漸整高了，但磚瓦木料却全沒有着落。高敞的新屋還只存在她一家人的夢裏。順弟有時做夢，夢見她是個男子，做了官回家看父母，新屋早已造好了，她就在黑漆的大門外下轎。下轎來又好像做官的不是她，是她兄弟。

三

這一年，順弟十七歲了。

一天的下午，金灶在三里外的張家店做裁縫，忽然走進了一個中年婦人，叫聲「金灶舅」。他認得她是上莊的星五嫂，她娘家離中屯不遠，所以他從小認得她。她是三先生的伯母，她的丈夫星五先生也是八都的有名紳士，所以人都叫她「星五先生娘」。

金灶招呼她坐下。她開口道：「巧極了，我本打算到中屯看你去，走到了張家店，才知道你在這裏做活。巧極了。金灶舅，我來尋你，是想開你家順弟的八字。」

金灶問是誰家。

星五先生娘說：「就是我家大姪兒三哥。」

「三先生？」

「是的。三哥今年四十七，前頭討的七部的玉環，死了十多年了。玉環生下了兒女一大堆，——三個兒子，三個女，——現在都長大了。不過他在外頭做官，沒有個家眷，實在不方便。所以他寫信來家，要我們給他定一頭親事。」

金灶說，「我們種田人家的女兒那配做官太太？這件事不用提。」

星五先生娘說：「我家三哥有點怪脾氣。他今年寫信回來，說，一定要討一個做莊家人家的女兒。」

「什麼道理呢？」

「他說，做莊家人家的人身體好，不會像玉環那樣癆病鬼。

他又說，莊家人家曉得艱苦。」

金灶說：「這件事不會成功的。一來呢，我們配不上做官人家。二來，我家女人一定不肯把女兒給人做填房。三來，三先生家的兒女都大了，他家大兒子大女兒都比順弟大好幾歲，這樣人家的晚娘是不容易做的。這個八字不用開了。」

星五先生娘說：「你不要客氣。順弟很穩重，是個有福氣的人。金灶舅，你莫怪我直言，順弟今年十七歲了，眼睛一眏，二十歲到頭上，你那裏去尋一個靑頭郎？填房有什麼不好？三哥信上說了，新人過了門，他就要帶上任去。家裏的兒女，大女兒出嫁了；大兒子今年做親，留在家裏；二女兒是從小給了人家了；三女兒也留在家裏。將來在任上只有兩個雙胞胎的十五歲小孩

子，他們又都在學堂裏。這個家也沒有什麼難照應。」

金灶是個老實人，他也明白她的話有駁不倒的道理。家鄉風俗，女兒十三四歲總得定親了。十七八歲的姑娘總是做塡房的居多。他們夫婦因爲疼愛順弟，總想許個念書人家，所以把她擔誤了。這是他們做父母的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他今天很有點躊躇。

星五先生娘見他躊躇，又說道：「金灶舅，你不用多心。你回去問問金灶舅母，開個八字。我今天回娘家去，明朝我來取。八字對不對，辰肖合不合，誰也不知道。開個八字總不妨事。」

金灶一想，開個八字誠然不妨事，他就答應了。

* * * *

這一天，他從張家店回家，順弟帶了弟弟放牛去了，還沒有

回來。他放下針線包和熨斗，便在門裏板凳上坐下來吸旱煙。他的妻子見他有心事的樣子，忙過來問他。他把星五嫂的話對她說了。

她聽了大生氣，忙問，「你不曾答應她開八字？」

他說，「我說要回家商量商量。不過開個八字給他家，也不妨事。」

她說，「不行。我不肯把女兒許給快五十歲的老頭子。他家兒女一大堆，這個晚娘不好做。做官的人家看不起我們莊家人家的女兒，將來讓人家把女兒欺負煞，誰來替我們伸冤？我不開八字。」

他慢吞吞的說，「順弟今年十七歲了，許人家也不容易。三

先生是個好人。——」

她更生氣了，「是的，都是我的不是。我不該心高，擔誤了女兒的終身。女兒沒有人家要了，你就想送給人家做塡房，做晚娘。做塡房也可以，三先生家可不行。他家是做官人家，將來人家一定說我們貪圖人家有勢力，把女兒賣了，想換個做官的女壻。我背不起這個惡名。別人家都行，三先生家我不肯。女兒沒人家要，我養她一世。」

他們夫妻吵了一場，後來金灶說，「不要吵了。這是順弟自家的事，吃了夜飯，我們問問她自己。好不好？」她也答應了。

晚飯後，順弟看着兄弟睡下，回到菜油燈下做鞋。金灶開口說，「順弟，你母親有句話要問你。」

順弟抬起頭來，問媽有什麼話。她媽說，「你爸爸有話問你，不要朝我身上推。」

順弟看她媽有點氣，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好問她爸。她爸對她說，「上莊三先生要討個填房，他家今天叫人來開你的八字。你媽嫌他年紀太大，四十七歲了，比你大三十歲，家中又有一大堆兒女。晚娘不容易做，我們怕將來害了你一世，所以要問問你自己。」

他把今天星五嫂的話說了一遍。

順弟早已低下頭去做針線，半晌不肯開口。她媽也不開口。

她爸也不說話了。

順弟雖不開口，心裏却在那兒思想。她好像閉了眼睛，看見

她的父親在天剛亮的時候挑着一大担石頭進村來；看見那大塊屋基上堆着他一担一担的挑來的石頭；看見她父親晚上坐在黑影地裏沉思歎氣。一會兒，她又彷彿看見她做了官回來，在新屋的大門口下轎。一會兒，她的眼前又彷彿現出了那紫黑面孔，兩眼射出威光的三先生。……

她心裏這樣想：這是她幫她父母的機會到了。做塡房可以多接聘金。前妻兒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財禮總應該更好看點。她將來總還可以幫她父母的忙。她父親一生夢想的新屋總可以成功。……三先生是個好人，人人都敬重他，只有開賭場煙館的人怕他恨他。……

她母親說話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想。她媽說，「對了我們，

有什麽話不好說？你說罷！」

順弟抬起眼睛來，見她爸媽都望着她自己。她低下頭去，紅着臉說道：「只要你們倆都說他是個好人，請你們倆作主。」她接着又加上一句話，「男人家四十七歲也不能算是年紀大。」

她爸歎了一口氣。她媽可氣的跳起來了，忿忿的說，「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罷！聽你情願罷！」

順弟聽了這句話，又羞又氣，手裏的鞋面落在地上，眼淚直滾下來。她拾起鞋面，一聲不響，走到她房裏去哭了。

* * * *

經過了這一番家庭會議之後，順弟的媽明白她女兒是願意的了，她可不明白她情願賣身來幫助爹媽的苦心，所以她不指望這

門親事成功。

她怕開了八字去，萬一辰肖相合，就難回絕了；萬一八字不合，旁人也許要笑她家高攀不上做官人家。她打定主意，要開一張假八字給媒人拿去。第二天早晨，她到祠堂蒙館去，請先生開一個庚帖，故意錯報了一天生日，又錯報了一個時辰。先生翻開萬年曆，把甲子査明寫好，她拿回去交給金灶。

那天下午，星五先生娘到張家店拿到了庚帖，高興的很。回到了上莊，她就去尋着月吉先生，請他把三先生和她的八字排排看。

月吉先生看了八字，問是誰家女兒。

「中屯金灶官家的順弟。」

月吉先生說，「這個八字開錯了。小村鄉的蒙館先生連官本（俗稱曆書爲官本）也不會查，把八個字鈔錯了四個字。」

星五先生娘說，「你怎麽知道八字開錯了？」

月吉先生說，「我算過她的八字，所以記得。大前年村裏七月會，我看見這女孩子，她不是燦嫂的姪女嗎？圓圓面孔，有一點雀斑，頭髮很長，是嗎？面貌並不美，倒穩重的很，不像個莊家人家的孩子。我那時問燦嫂討了她的八字來算算看。我算過的八字，三五年不會忘記的。」

他抽開書桌的抽屜，尋出一張字條來，說，「可不是呢？在這裏了。」他提起筆來，把庚帖上的八字改正，又把三先生的八字寫出。他排了一會，對星五先生娘說，「八字是對的，不用再

去對了。星五嫂，你的眼力不差，這個人配得上三哥。相貌是小事，八字也是小事，金灶官家的規矩好。你明天就去開禮單。三哥那邊，我自己寫信去。」

• • • •

過了兩天，星五先生娘到了中屯，問金灶官開「禮單」。她埋怨道，「你們村上的先生不中用，把八字開錯了，幾幾乎誤了事。」

金灶嫂心裏明白，問誰說八字開錯了的。星五先生娘一五一十的把月吉先生的話說了。金灶夫妻都很詫異，他們都說，這是前世注定的姻緣。金灶嫂現在也不反對了。他們答應開禮單，叫她隔幾天來取。

＊　＊　＊　＊

馮順弟就是我的母親，三先生就是我的父親鐵花先生。在我父親的日記上，有這樣幾段記載：

『「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二月」十六日，行五十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訂約於馮姓，擇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

三月十一日，遣輿詣七都中屯迎娶馮氏。

十二日，馮氏至。行合巹禮。謁廟。

十三日，十四日，宴客。……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見岳丈岳母。

初七日，由中屯歸。……

五月初九日，起程赴滬，天雨，行五十五里，宿旌之新橋。」

十九，六，廿六。

【註】太子會是皖南很普遍的神會，據說太子神是唐朝安史亂時保障江淮的張巡許遠。何以稱「太子」，現在還沒有滿意的解釋。

（一）

九年的家鄉教育

一

我生在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那時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東門外。我生後兩個月，我父親被臺灣巡撫邵友濂奏調往臺灣；江蘇巡撫奏請免調，沒有效果。我父親於十八年二月底到臺灣，我母親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十九年（一八九三）二月二十六日我們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嗣

秬，三哥嗣秠）也從上海到臺灣。我們在臺南住了十個月。十九年五月，我父親做臺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臺東是新設的州，一切草創，故我父不帶家眷去。到十九年底，我們才到臺東。我們在臺東住了整一年。

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事開始，臺灣也在備戰的區域，恰好介如四叔來臺灣，我父親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鄉，只留二哥嗣秬跟着他在臺東。我們於乙未年（一八九五）正月離開臺灣，二月初十日從上海起程回績溪故鄉。

那年四月，中日和議成，把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紳民反對割臺，要求巡撫唐景崧堅守。唐景崧請西洋各國出來干涉，各國不允。臺人公請唐爲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幫辦軍務劉永福爲主軍

大總統。我父親在臺東辦後山的防務，電報已不通，餉源已斷絕。那時他已得脚氣病，左脚已不能行動。他守到閏五月初三日，始離開後山。到安平時，劉永福苦苦留他幫忙，不肯放行。到六月廿五日，他雙脚都不能動了，劉永福始放他行。六月廿八日到廈門，手足俱不能動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廈門，成為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個犧牲者！

這時候我只有三歲零八個月。我彷彿記得我父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也放聲大哭起來。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只覺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彷彿記得這一點悽慘的情狀，其餘都

不記得了。

二

我父親死時，我母親只有二十三歲。我父初娶馮氏，結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死在兵亂裏。次娶曹氏，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死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我父親因家貧，又有志遠游，故久不續娶。到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他在江蘇候補，生活稍稍安定，他才續娶我的母親。我母親結婚後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親了。那時我的大姊已出嫁生了兒子。大姊比我母親大七歲。大哥比她大兩歲。二姊是從小抱給人家的。三姊比我母親小三歲，二哥三哥（孿生的）比她小

四歲。這樣一個家庭與忽然來了一個十七歲的後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難，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結婚後不久，我父親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她脫離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愛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認字讀書，這幾年的生活是很快樂的。我小時也很得我父親鍾愛，不滿三歲時，他就把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認。父親作教師，母親便在旁作助教。我認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溫她的熟字。他太忙時，她就是代理教師。我們離開臺灣時，她認得了近千字，我也認了七百多字。這些方字都是我父親親手寫的楷字，我母親終身保存着，因爲這些方塊紅箋上都是我們三個人的最神聖的團居生活的記念。

我母親二十三歲就做了寡婦，從此以後，又過了二十三年。

這二十三年的生活眞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爲還有我這一點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託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將來，這一點希望居然使她掙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我父親在臨死之前兩個多月，寫了幾張遺囑，我母親和四個兒子每人各有一張，每張只有幾句話。給我母親的遺囑上說穈兒（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門）天資頗聰明，應該令他讀書。給我的遺囑也教我努力讀書上進。這寥寥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我十一歲的時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親問他們道：『穈今年十一歲了。你老子叫他念書。你們看看他念書念得出嗎？』二哥不會開口，三哥冷笑道，『哼，念書！』二哥始終沒有說什麼。我母親忍氣坐了一會，回到了房裏才敢掉眼

淚。她不敢得罪他們，因爲一家的財政權全在二哥的手裏，我若出門求學是要靠他供給學費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淚，終不敢哭。

但父親的遺囑究竟是父親的遺囑，我是應該念書的。況且我小時很聰明，四鄉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是能夠念書的。所以隔了兩年，三哥往上海醫肺病，我就跟他出門求學了。

三

我在臺灣時，大病了半年，故身體很弱。回家鄉時，我號稱五歲了，還不能跨一個七八寸高的門檻。但我母親望我念書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時候，我才滿三歲零幾個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學堂裏讀書了。我的身體太小，他們抱我坐在一

隻高櫈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來，還要別人抱下來。但我在學堂並不算最低級的學生，因為我進學堂之前已認得近一千字了。

因爲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學生，故我不須念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一類的書。我念的第一部書是我父親自己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叫做「學爲人詩」，他親筆鈔寫了給我的。這部書說的是做人的道理。我把開頭幾行鈔在這裏：

爲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謹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學爲人，以期作聖。……

以下分說五倫。最後三節，因爲可以代表我父親的思想，我也鈔在這裏：

五常之中，不幸有變，名分攸關，不容稍紊。義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仁得仁，無所尤怨。

古之學者，察於人倫，因親及親，九族克敦；因愛推愛，萬物同仁。能盡其性，斯爲聖人。

經籍所載，師儒所述，

爲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返躬踐實，
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書也是我父親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名叫『原學』，是一部略述哲理的書。這兩部書雖是韻文，先生仍講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書叫做『律詩六鈔』，我不記是誰選的了。三十多年來，我不曾重見這部書，故沒有機會考出此書的編者；依我的猜測，似是姚鼐的選本，但我不敢堅持此說。這一册詩全是律詩，我讀了雖不懂得，却背的很熟。至今回憶，却完全不記得了。

我雖不曾讀三字經等書，却因爲聽慣了別的小孩子高聲誦讀，我也能背這些書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詩，我差不多能從頭背到底。這本書後面的七言句子，如

人心曲曲灣灣水，

世事重重疊疊山。

我當時雖不懂得其中的意義，却常常嘴上愛念着玩，大概也是因爲喜歡那些重字雙聲的緣故。

* * * *

我念的第四部書以下，除了詩經，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誦讀的次序，把這些書名寫在下面：

（4）孝經。

（5）朱子的小學，江永集註本。

（6）論語。以下四書皆用朱子註本。

（7）孟子。

（8）大學與中庸。（四書皆連註文讀。）

（9）詩經，朱子集傳本。（註文讀一部分。）

（10）書經，蔡沈註本。（以下三書不讀註文。）

（11）易經，朱子本義本。

（12）禮記，陳澔註本。

讀到了論語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選了潁州府阜陽縣的訓導，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給族兄禹臣先生（名觀象）。四叔是個紳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請出去議事或和案子；

他又喜歡打紙牌（徽州紙牌，每副一百五十五張），常常被明達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張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們的功課很鬆，四叔往往在出門之前，給我們「上一進書」，叫我們自己念；他到天將黑時，回來一趟，把我們的習字紙加了圈，放了學，才又出門去。

四叔的學堂裏只有兩個學生，一個是我，一個是四叔的兒子嗣秫，比我大幾歲。嗣秫承繼給瑜嬸。（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無子，我家三哥承繼珍伯，秫哥承繼瑜嬸。）她很溺愛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開，秫哥就溜到竈下或後堂去玩了。（他們和四叔住一屋，學堂在這屋的東邊小屋內。）我的母親管的嚴厲，我又不大覺得念書是苦事，故我一個人坐在學堂裏

溫書念書，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後，學生就增多了。先是五個，後來添到十多個，四叔家的小屋不夠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來新書屋——裏去。最初添的三個學生，有兩個是守瓚叔的兒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兩三歲，天資不算笨，却不愛讀書，最愛「逃學」，我們土話叫做「賴學」。他逃出去，往往躱在麥田或稻田裏，寧可睡在田裏挨餓，却不願念書。先生往往差嗣秫去捉；有時候，嗣昭被捉回來了，總得挨一頓毒打；有時候，連嗣秫也不回來了，——樂得不回來了，因爲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學！

我常覺得奇怪，爲什麼嗣昭要逃學？爲什麼一個人情願挨

餓，挨打，挨大家笑駡，而不情願念書？後來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璜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後來在九江開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說江西話，回家鄉時，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說話改了，而嗣昭念書常帶江西音，常常因此喫戒方或喫「作瘤栗」。（鉤起五指，打在頭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這是先生不原諒，難怪他不願念書。

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家鄉的蒙館學金太輕，每個學生每年只送兩塊銀元。先生對於這一類學生，自然不肯耐心教書，每天只教他們念死書，背死書，從來不肯爲他們「講書」。小學生初念有韻的書，也還不十分叫苦。後來念幼學瓊林，四書一類的散文，他們自然毫不覺得有趣味，因爲全不懂得書中說的是什麼。

因爲這個緣故，許多學生常常賴學；先有嗣昭，後來有個士祥，都是有名的「賴學胚」。他們都屬於這每年兩元錢的階級。因爲逃學，先生生了氣，打的更利害。越打的利害，他們越要逃學。

我一個人不屬於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別優厚，第一年就送六塊錢，以後每年增加，最後一年加到十二元。這樣的學金，在家鄉要算「打破紀錄」的了。我母親大概是受了我父親的叮囑，她囑托四叔和禹臣先生爲我「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認得了近千個「方字」，每個字都經過父母的講解，故進學堂之後，不覺得很苦。念的幾本書雖然有許多是鄉裏先生講不明白的，但每天總遇着幾句可懂的話。我最喜歡朱子小學裏

的記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爲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較最有趣味。同學之中有念幼學瓊林的，我常常幫他們的忙，教他們不認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這些書看；他們念大字，我却最愛看幼學瓊林的小註，因爲註文中有許多神話和故事，比四書五經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親增加學金的大恩惠。一個同學的母親來請禹臣先生代寫家信給她的丈夫；信寫成了，先生交她的兒子晚上帶回家去。一會兒，先生出門去了，這位同學把家信抽出來偷看。他忽然過來問我道：「麋，這信上第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意思？」他比我只小一歲，也念過四書，却不懂「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這時候，我才明白我是一

們受特別待遇的人，因爲別人每年出兩塊錢，我去年却送十塊錢。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　父親母親爲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爲我講書。念古文而不講解，等於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

四

當我九歲時，有一天我在四叔家東邊小屋裏玩耍。這小屋前面是我們的學堂，後邊有一間臥房，有客來便住在這裏。這一天沒有課，我偶然走進那臥房裏去，偶然看見桌子下一隻美孚煤油板箱裏的廢紙堆中露出一本破書。我偶然檢起了這本書，兩頭都被老鼠咬壞了，書面也扯破了。但這一本破書忽然爲我開闢了一

個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兒童生活史上打開了一個新鮮的世界！

這本破書原來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記得很清楚，開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錫』一回。我在戲台上早已認得李逵是誰了，便站在那隻美孚破板箱邊，把這本水滸傳殘本一口氣看完了。不看尙可，看了之後，我的心裏很不好過：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麽？後面是些什麽？這兩個問題，我都不能回答，却最急要一個回答。

我拿了這本書去尋我的五叔，因爲他最會『說笑話』（『說笑話』就是『講故事』，小說書叫做『笑話書』），應該有這種笑話書。不料五叔竟沒有這書，他叫我去尋守煥哥。守煥哥說，『我沒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

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國演義，他很鄭重的捧出來，我很高興的捧回去。

後來我居然得着水滸傳全部。三國演義也看完了。從此以後，我到處去借小說看。五叔，守煥哥，都幫了我不少的忙。三姊夫（周紹瑾）在上海鄉間周浦開店，他吸鴉片煙，最愛看小說書，帶了不少回家鄉；他每到我家來，總帶些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劍十三俠一類的書來送給我。這是我自己收藏小說的起點。我的大哥（嗣稼）最不長進，也是吃鴉片煙的，但鴉片煙燈是和小說書常作伴的，——五叔，守煥哥，三姊夫都是吸鴉片煙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說書。大嫂認得一些字，嫁粧裏帶來了好幾種彈詞小說，如雙珠鳳之類。這些書不久都成了我的藏書的一

部分。

三哥在家鄉時多；他同二哥都進過梅溪書院，都做過南洋公學的師範生，舊學都有根柢，故三哥看小說很有選擇。我在他書架上只尋得三部小說：一部紅樓夢，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齋志異。二哥有一次回家，帶了一部新譯出的經國美談，講的是希臘的愛國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這是我讀外國小說的第一步。

幫助我借小說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國十二年和顧頡剛先生討論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幾歲，已「開筆」做文章了，十幾歲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學堂，但常常相見，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讀書比我多，家中也頗

有藏書。他看過的小說，常借給我看。我借到的小說，也常借給他看。我們兩人各有一個小手摺，把看過的小說都記在上面，時時交換比較，看誰看的書多。這兩個摺子後來都不見了，但我記得離開家鄉時，我的摺子上好像已有了三十多部小說了。

這裏所謂「小說」，包括彈詞，傳奇，以及筆記小說在內。雙珠鳳在內，琵琶記也在內；聊齋，夜雨秋燈錄，夜譚隨錄，蘭苕館外史，寄園寄所寄，虞初新志等等也在內。從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粧樓一類最無意義的小說，到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一類的第一流作品，這裏面的程度已是天懸地隔了。我到離開家鄉時，還不能了解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好處。但這一大類都是白話小說，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話散文的訓

練，在十幾年後於我很有用處。

看小說還有一樁絕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我把文字弄通順了。那時候正是廢八股時文的時代，科舉制度本身也動搖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時代思潮的影響，所以不要我『開筆』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學做策論經義。他們只要先生給我講書，教我讀書。但學堂裏念的書，越到後來，越不好懂了。詩經起初還好懂，讀到大雅，就難懂了；讀到周頌，更不可懂了。書經有幾篇，如五子之歌，我讀的很起勁；但盤庚三篇，我總讀不熟。我在學堂九年，只有盤庚害我挨了一次打。後來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向書有今文和古文兩大類，向來學者都說古文諸篇是假的，今文是眞的；盤庚屬於今文一類，應該是眞的。但我研究盤庚用的代名詞

最雜亂不成條理，故我總疑心這三篇書是後人假造的。有時候，我自己想，我的懷疑盤庚，也許暗中含有報那一個「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罷？

周頌，尙書，周易等書都是不能幫助我作通順文字的。但小說書却給了我絕大的幫助。從三國演義讀到聊齋志異和虞初新志，這一跳雖然跳的太遠，但因爲書中的故事實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細細讀下去。石印本的聊齋志異有圈點，所以更容易讀。到我十二三歲時，已能對本家姊妹們講說聊齋故事了。那時候，四叔的女兒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廣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兒杏仙，和本家姪女翠蘋定嫦等，都在十五六歲之間；她們常常邀我去，請我講故事。我們平常請五叔講故事時，忙着替他點火，裝旱

烟，替他搥背。現在輪到我受人巴結了。我不用人裝煙搥背，她們聽我說完故事，總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飯來請我吃。她們繡花做鞋，我講鳳仙，蓮香，張鴻漸，江城。這樣的講書，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譯成績溪土話，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十四歲來上海開始作古文時，就能做很像樣的文字了。

五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着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准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謅謅地。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糜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

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着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爲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裏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羣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鎗，借

得了幾副假鬍鬚，就在村口田裏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〇四）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下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裏「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爲「五朋」，每年一村輪着做太子會，名爲「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崑腔隊裏學習吹笙或吹笛。族裏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着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

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裏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

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裏；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裏去敲門。先生家裏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裏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就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眼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

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麽！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裏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麽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的坐着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麽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裏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

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眞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 * * *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就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着錫茶壺就拿出去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羣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

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竈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羣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舍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羣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着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爲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幹而氣量很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爲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靑，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

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爲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料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閑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着臉，咬着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只忍耐着，忍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就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着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勸一會，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

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裏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裏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裏，她氣的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衆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就離開她了，在這

廣漠的人海裏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十九，十一，廿一夜。

（二）從拜神到無神

一

紛紛歌舞賽蛇蟲，
酒醴牲牢告潔豐。
果有神靈來護佑，
天寒何故不臨工？

這是我父親在鄭州辦河工時（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做的十首

「鄭工合龍紀事詩」的一首。他自己有註道：

霜雪既降，凡俗所謂「大王」「將軍」化身臨工者，皆絕跡不復見矣。

「大王」「將軍」都是祀典裏的河神；河工區域內的水蛇蝦蟆往往被認爲大王或將軍的化身，往往享受最隆重的祠祭禮拜。河工是何等大事，而國家的治河官吏不能不向水蛇蝦蟆磕頭乞憐，眞是一個民族的最大恥辱。我父親這首詩不但公然指斥這種迷信，並且用了一個很淺近的證據，證明這種迷信的荒誕可笑。這一點最可表現我父親的思想的傾向。

我父親不曾受過近世自然科學的洗禮，但他很受了程頤朱熹一系的理學的影響。理學家因襲了古代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用

「氣」和「理」兩個基本觀念來解釋宇宙，敢說「天即理也」，「鬼神者，二氣（陰陽）之良能也」。這種思想，雖有不澈底的地方，很可以破除不少的迷信。況且程朱一系極力提倡「格物窮理」，教人「即物而窮其理」，這就是近世科學的態度。我父親做的「原學」，開端便說：

天地氤氳，萬物化生。

這是採納了理學家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他做的「學爲人詩」的結論是：

爲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反躬踐實，
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這是接受了程朱一系格物窮理的治學態度。

還些話都是我四五歲時就念熟了的。先生怎樣講解，我記不得了；我當時大概完全不懂得還些話的意義。我父親死的太早，我離開他時，還只是三歲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響。他留給我的，大概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遺傳，因爲我是「我父親的兒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我小時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學，就是理學的遺風；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門上都貼着「僧道無緣」的條子，也就是理學家庭的一個招牌。

我記得我家新屋大門上的「僧道無緣」條子，從大紅色褪到粉紅，又漸漸變成了淡白色，後來竟完全剝落了。我家中的女眷

都是深信神佛的。我父親死後，四叔又上任做學官去了，家中的女眷就自由拜神佛了。女眷的宗教領袖是星五伯娘，她到了晚年，吃了長齋，拜佛念經，四叔和三哥（是她過繼的孫子）都不能勸阻她，後來又添上了二哥的丈母，也是吃長齋念佛的，她常來我家中住。這兩位老太婆做了好朋友，常勸誘家中的幾房女眷信佛。家中人有病痛，往往請她們念經許願還願。

二哥的丈母頗認得字，帶來了玉歷鈔傳，妙莊王經一類的善書，常給我們講說目連救母遊地府，妙莊王的公主（觀音）出家修行等等故事。我把她帶來的書都看了，又在戲台上看了觀音娘娘出家全本連台戲，所以腦子裏裝滿了地獄的慘酷景象。

後來三哥得了肺癆病，生了幾個孩子都不曾養大。星五伯娘

常爲三哥拜神佛，許願，甚至於招集和尙在家中放焰口超度寃魂。三哥自己不肯參加行禮，伯娘常叫我去代替三哥跪拜行禮。我自己幼年身體也很虛弱，多病痛，所以我母親也常請伯娘帶我去燒香拜佛。依家鄉的風俗，我母親也曾把我許在觀音菩薩座下做弟子，還給我取了一個佛名，上一字是個「觀」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親愛我心切，時時教我拜佛拜神總須誠心敬禮。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里路上所過廟宇路亭，凡有神佛之處，她總教我拜揖。有一年我害肚痛，眼睛裏又起翳，她代我許願：病好之後親自到古塘山觀音菩薩座前燒香還願。後來我病好了，她親自跟伯娘帶了我去朝拜古塘山。山路很難走，她的脚是終年疼的，但她爲了兒子，步行朝山，上山時走幾步便須坐下歇息，却

總不說一聲苦痛。我這時候自然也是很誠心的跟着她們禮拜。

我母親盼望我讀書成名，所以常常叮囑我每天要拜孔夫子。禹臣先生學堂壁上掛着一幅硃印石刻的吳道子畫的孔子像，我們每晚放學時總得對他拜一個揖。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見了外甥章硯香（比我大幾歲）供着一個孔夫子神龕，是用大紙匣子做的，用紅紙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貼着金紙剪的香爐燭臺和供獻，神龕外邊貼着許多紅紙金紙的聖廟匾額對聯，寫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類的句子。我看了這神龕，心裏好生羨慕，回到家裏，也造了一座小聖廟。我在家中尋到了一隻燕窩匣子，做了聖廟大庭；又把匣子中間挖空一方塊，用一隻午時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聖廟的內堂，堂上也設了祭桌，神

位，香爐，燭台等等。我在兩廂又添設了顏淵子路一班聖門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聯語類編，鈔出了許多聖廟聯匾句子，都用金銀錫箔做成匾對，請近仁叔寫了貼上。這一座孔廟很費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親見我這樣敬禮孔夫子，她十分高興，給我一張小桌子專供這神龕，並且給我一個銅香爐；每逢初一和十五，她總教我焚香敬禮。

這座小聖廟，因為我母親的加意保存，到我二十七歲從外國回家時，還不曾毀壞。但我的宗教態度卻早已摧毀破壞了。我在十一二歲時便已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

二

有一天，我正在溫習朱子的小學，念到了一段司馬溫公的家訓，其中有論地獄的話，說：

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

我重讀了這幾句話，忽然高興的直跳起來。目連救母，玉歷鈔傳等書裏的地獄慘狀，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覺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陳設在祭壇上的十殿閻王的畫像，和十八層地獄的種種牛頭馬面用鋼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鍋，拋下奈何橋下去餵餓狗毒蛇，——這種種慘狀也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現在覺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這句話：「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我心裏很高興，真像地藏王菩薩把錫杖一指，打開地獄門了。

這件事我記不清在那一年了，大概在十一歲時。這時候，我已能夠自己看古文書了。禹臣先生教我看綱鑑易知錄，後來又教我改看御批通鑑輯覽。易知錄有句讀，故我不覺喫力。通鑑輯覽須我自己用硃筆點讀，故讀的很遲緩。有一次二哥從上海回來，見我看御批通鑑輯覽，他不贊成；他對禹臣先生說，不如看資治通鑑。於是我就點讀資治通鑑了。這是我研究中國史的第一步。我不久便很喜歡這一類的歷史書，並且感覺朝代帝王年號的難記，就想編一部『歷代帝王年號歌訣』！近仁叔很鼓勵我做此事，我真動手編這部七字句的歷史歌訣了。此稿已遺失了，我已不記得這件野心工作編到了那一朝代。但這也可算是我的『整理國故』的破土工作。可是誰也想不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竟會大大

的影響我的宗教信仰，覺會使我變成一個無神論者。

有一天，我讀到資治通鑑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記范縝（齊梁時代人，死時約在西歷五一〇年）反對佛教的故事，說：

縝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

我先已讀司馬光論地獄的話了，所以我讀了這一段議論，覺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馬光的話教我不信地獄，范縝的話使我更進一步，就走上了無鬼神的路。范縝用了一個譬喻，說形和神的關係就像刀子和刀口的鋒利一樣；沒有刀子，便沒有刀子的『快』了；那麼，沒有形體，還能有神魂嗎？這個譬喻是很淺顯

的，恰恰合一個初開知識的小孩子的程度，所以我越想越覺得范縝說的有道理。司馬光引了這三十五個字的神滅論，居然把我腦子裏的無數鬼神都趕跑了。從此以後，我不知不覺的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

我那時並不知道范縝的神滅論全文載在梁書（卷四八）裏，也不知道當時許多人駁他的文章保存在弘明集裏。我只讀了這三十五個字，就換了一個人。大概司馬光也受了范縝的影響，所以有「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的議論；大概他感謝范縝，故他編通鑑時，硬把神滅論摘了最精采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歷史裏。他決想不到，八百年後這三十五個字覺感悟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覺影響了他一生的思想。

通鑑又記述范縝和竟陵王蕭子良討論「因果」的事，這一段在我的思想上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原文如下：

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這一段議論也只是一個譬喻，但我當時讀了只覺得他說的明白有理，就熟讀了記在心裏。我當時實在還不能了解范縝的議論的哲

學意義。他主張一種「偶然論」，用來破壞佛教的果報輪迴說。我小時聽慣了佛家果報輪迴的教訓，最怕來世變猪變狗，忽然看見了范縝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裏非常高興，胆子就大的多了。他和司馬光的神滅論教我不怕地獄；他的無因果論教我不怕輪迴。我喜歡他們的話，因爲他們教我不怕。我信服他們的話，因爲他們教我不怕。

三

我的思想經過了這回解放之後，就不能虔誠拜神拜佛了。但我在我母親面前，還不敢公然說出不信鬼神的議論。她叫我上分祠裏去拜祖宗，或去燒香還願，我總不敢不去，滿心裏的不願

意，我終不敢讓她知道。

我十三歲的正月裏，我到大姊家去拜年，住了幾天，到十五日早晨，才和外甥硯香同回我家去看燈。他家的一個長工挑着新年糕餅等物事，跟着我們走。

半路上到了中屯外婆家，我們進去歇脚，吃了點心，又繼續前進。中屯村口有個三門亭，供着幾個神像。我們走進亭子，我指着神像對硯香說，「這裏沒有人看見，我們來把這幾個爛泥菩薩拆下來拋到毛廁裏去，好嗎？」

這樣突然主張毀壞神像，把我的外甥嚇住了。他雖然聽我說過無鬼無神的話，却不曾想到我會在這路亭裏提議實行搗毀神像。他的長工忙勸阻我道：「糜舅，菩薩是不好得罪的。」我聽

丁這話，更不高興，偏要給石子去擲神像。恰好村子裏有人下來了，硯香和那長工就把我勸走了。

我們到了我家中，我母親煮麵給我們吃，我剛吃了幾筷子，聽見門外鑼鼓響，便放下麵，跑出去看舞獅子了。這一天來看燈的客多，家中人都忙着照料客人，誰也不來管我吃了多少麵。我陪着客人出去玩，也就忘了肚子餓了。

晚上陪客人吃飯，我也喝了一兩杯燒酒。酒到了餓肚子裏，有點作怪。晚飯後，我跑出大門外，被風一吹，我有點醉了，便喊道：「月亮，月亮，下來看燈！」別人家的孩子也跟着喊，「月亮，月亮，下來看燈！」

門外的喊聲被屋裏人聽見了，我母親叫人來喚我回去。我怕

她責怪，就跑出去了。來人追上去，我跑的更快。有人對我母親說，我今晚上喝了燒酒，怕是醉了。我母親自己出來喚我，這時候我已被人追回來了。但跑多了，我眞有點醉了，就和他們抵抗，不肯回家。母親抱住我，我仍喊着要月亮下來看燈。許多人圍攏來看，我仗着人多，嘴裏仍舊亂喊。母親把我拖進房裏，一羣人擁進房來看。

這時候，那位跟我們來的章家長工走到我母親身邊，低低的說：「外婆（他跟着我的外甥稱呼），糜舅今夜怕不是吃醉了罷？今天我們從中屯出來，路過三門亭，糜舅要把那幾個菩薩拖下來丟到毛廁裏去。他今夜嘴裏亂說話，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來了。」

這幾句話，他低低的說，我靠在母親懷裏，全聽見了。我心裏正怕喝醉了酒，母親要責罰我；現在我聽了長工的話，忽然想出了一條妙計。我想：「我胡鬧，母親要打我；菩薩胡鬧，她不會責怪菩薩。」於是我就鬧的更兇，說了許多瘋話，好像眞有鬼神附在我身上一樣！

我母親着急了，叫硯香來問，硯香也說我日裏的確得罪了神道。母親就叫別人來抱住我，她自己去洗手焚香，向空中禱告三門亭的神道，說我年小無知，觸犯了神道，但求神道寬洪大量，不計較小孩子的罪過，寬恕了我。我們將來一定親到三門亭去燒香還願。

這時候，鄰舍都來看我，擠滿了一屋子的人，有些婦女還提

着『火箭』（徽州人冬天用瓦罐裝炭火，外面用篾絲作籃子，可以隨身攜帶，名爲火箭），房間裏悶熱的很。我熱的臉都紅了，眞有點像醉人。

忽然門外有人來報信，說，『龍燈來了，龍燈來了！』男男女女都往外跑，都想趕到十字街口去等候看燈。一會兒，一屋子的人都散完了，只賸下我和母親兩個人。房裏的悶熱也消除了，我也疲倦了，就不知不覺的睡着了。

母親許的願好像是靈應了。第二天，她教訓了我一場，說我不應該瞎說，更不應該在神道面前瞎說。但她不曾責罰我，我心裏高興，萬想不到我的責罰却在一個月之後。

過了一個月，母親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錢來，在外

婆家辦了豬頭供獻，備了香燭紙錢；她請我母舅領我到三門亭裏去謝神還願。我母舅是個虔誠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擺好供獻，點起香燭，陪着我跪拜謝神。我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禮，——心裏只怪我自己當日扯謊時不曾想到這樣比挨打還更難爲情的責罰！

直到我二十七歲回家時，我才敢對母親說那一年元宵節附在我身上胡鬧的不是三門亭的神道，只是我自己。母親也笑了。

十九，十二，廿五，在北京。

（三）

在上海（一）

一

光緒甲辰年（一九〇四）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險的時期，他決定到上海去醫治。我母親也決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學。那時我名為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有零。這一次我和母親分別之後，十四年之中，我只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塊的時候還不滿六個月。她只有我一個人，只因為愛我太深，望我太切，所

以她硬起心腸，送我向遠地去求學。臨別的時候，她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不曾掉一滴眼淚。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裏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另另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一九〇四——一九一〇），換了四個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這是我一生的第二個段落。

· · · ·

我父親生平最佩服一個朋友——上海張煥綸先生（字經甫）。張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辦了一個梅溪書院，後來

改爲梅溪學堂。二哥三哥都在梅溪書院住過，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進了梅溪學堂。我只見過張煥綸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現在談中國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鋒了。他死了二十二年之後，我在巴黎見着趙詒璹先生（字頌南，無錫人），他是張先生的得意學生，他說他在梅溪書院很久，最佩服張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說，張先生教人的宗旨只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我坐在巴黎鄉間的草地上，聽着趙先生談話，想着趙先生夫婦的刻苦生活和奮鬭精神，——這時候，我心裏想：張先生的一句話影響了他的一個學生的一生，張先生的教育事業不算是失敗。

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只有國文，算學，英文三

項。分班的標準是國文程度。英文算學的程度雖好，國文不到頭班，仍不能畢業。國文到了頭班，英文算學還很幼稚，却可以畢業。這個辦法雖然不算頂好，但這和當時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都是過渡時代的特別情形。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着藍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因爲我不懂話，又不會『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讀的是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英文班上用華英初階，算學班上用筆算數學。

我是讀了許多古書的，現在讀蒙學讀本，自然毫不費力，所

以有工夫專讀英文算學。這樣過了六個星期。到了第四十二天，我的機會來了。教蒙學讀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這樣淺近的書，更料不到這班小孩子裏面有人起來駁正他的錯誤。這一天，他講的一課書裏有這樣一段引語：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沈先生隨口說這是左傳上的話。我那時已勉強能說幾句上海話了，等他講完之後，我拿着書，走到他的桌邊，低聲對他說：這個「傳曰」是易經的繫辭傳，不是左傳。先生臉紅了，說，「儂讀過易經？」我說讀過。他又問，「阿曾讀過別樣經書？」我說讀過詩經書經禮記。他問我做過文章沒有，我說沒有做過。他說，「我出個題目，撥儂做做試試看。」他出了「孝弟說」三個

字，我回到座位上，勉強寫了一百多字，交給先生看。他看了對我說，『儂跟我來。』我捲了書包，跟他下樓走到前廳。前廳上東面是頭班，西面是二班。沈先生到二班課堂上，對教員顧先生說了一些話，顧先生就叫我坐在末一排的桌子上。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學生了。

可是我正在歡喜的時候，抬頭一看，就得發愁了。這一天是星期四，是作文的日子。黑版上寫着兩個題目：

論題：原日本之所由強。

經義題：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我從來不知道『經義』是怎樣做的，所以想都不敢去想他。可是日本在天南地北，我還不很清楚，這個『原日本之所由強』又從

那裏說起呢？既不敢去問先生，班上同學又沒有一個熟人，我心裏頗怪沈先生太鹵莽，不應該把我升的這麼高，這麼快。

忽然學堂的茶房走到廳上來，對先生說了幾句話，呈上一張字條。先生看了字條，對我說，我家中有要緊事，派了人來領我回家，卷子可以帶回去做，下星期四交卷。我正在着急，聽了先生的話，鈔了題目，逃出課堂，趕到門房，才知道三哥病危，二哥在漢口沒有回來，店裏（我家那時在上海南市開一個公義油棧）的管事慌了，所以趕人來領我回去。

我趕到店裏，三哥還能說話。但不到幾個鐘頭，他就死了，死時他的頭還靠在我手腕上。第三天，二哥從漢口趕到。喪事辦了之後，我把升班的事告訴二哥，並且問他「原日本之所由強」

一個題目應該參考一些什麼書。二哥檢了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叢報彙編……一類的書，裝了一大籃，叫我帶回學堂去翻看。費了幾天的工夫，才勉強湊了一篇論說交進去。不久我也會做「經義」了。幾個月之後，我居然算是頭班學生了，但英文還不曾讀完華英初階，算學還只做到「利息」。

這一年梅溪學堂改爲梅溪小學，年底要辦畢業第一班。我們聽說學堂裏要送張在貞，王言，鄭璋和我四個人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我和王鄭二人都不願意去考試，都不等到考試日期，就離開學堂了。

爲什麼我們不願受上海道的考試呢？這一年之中，我們都經過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爲「新人物」了。二哥給我

的一大簍子的「新書」，其中很多是梁啓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這時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他雖不曾明白提倡種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腦海裏種下了不少革命種子。有一大，王言君借來了一本鄒容的革命軍，我們幾個人傳觀，都很受感動。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所以我們到了晚上，等舍監查夜過去之後，偷偷起來點着蠟燭，輪流鈔了一本革命軍。正在傳鈔革命軍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廳去考試呢？

這一年是日俄戰爭的第一年。上海的報紙上每天登着很詳細的戰事新聞，愛看報的少年學生都感覺絕大的興奮。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衆心理都表同情於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這一年，上

海發生了幾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內鎗擊前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為王之春從前是個聯俄派。一件是上海黃浦灘上一個寧波木匠周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紙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的時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時評替周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決使許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鄭璋三個人都恨極了上海道袁海觀，所以連合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們總覺得不願意去受他的考試。所以我們三個人都離開梅溪學堂了。（王言是黟縣人，後來不知下落了；鄭璋是潮陽人，後改名仲誠，畢業於復旦，不久病死。）

二

我進的第二個學堂是澄衷學堂。這學堂是寧波富商葉成忠先生創辦的，原來的目的是教育寧波的貧寒子弟；後來規模稍大，漸漸成了上海一個有名的私立學校，來學的人便不限止於寧波人了。這時候的監督是章一山先生，總教是白振民先生。白先生和我二哥是同學，他看見了我在梅溪作的文字，勸我進澄衷學堂。光緒乙巳年（一九〇五），我就進了澄衷學堂。

澄衷共有十二班，課堂分東西兩排，最高一班稱爲東一齋，第二班爲西一齋，以下直到西六齋。這時候還沒有嚴格規定的學制，也沒有什麽中學小學的分別。用現在的名稱來分，可說前六

班為中學，其餘六班為小學。澄衷的學科比較完全多了，國文英文算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畫諸科。分班略依各科的平均程度，但英文算學程度過低的都不能入高班。

我初進澄衷時，因英文算學太低，被編在東三齋（第五班）。下半年便升入東二齋（第三班），第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又升入西一齋（第二班）。澄衷管理很嚴，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佈，考前三名的有獎品。我的考試成績常常在第一，故一年升了四班。我在這一年半之中，最有進步的是英文算學。教英文的謝昌熙先生，陳詩豪先生，張鏡人先生，教算學的郁耀卿先生，都給了我很多的益處。

我這時候對於算學最感覺興趣，常常在宿舍息燈之後，起來

演習算學問題。臥房裏沒有桌子，我想出一個法子來，把蠟燭放在帳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窩裏，仰起頭來，把石板放在枕頭上做算題。因爲下半年要跳過一班，所以我須要自己補習代數。我買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編的代數書，在一個夏天把初等代數習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

這樣的用功，睡眠不夠，就影響到身體的健康。有一個時期，我的兩隻耳朵幾乎全聾了。但後來身體漸漸復原，耳朵也不聾了。我小時身體多病，出門之後，逐漸強健。重要的原因我想是因爲我在梅溪和澄衷兩年半之中從來不曾缺一點鐘體操的功課。我從沒有加入競賽的運動，但我上體操的課，總很用氣力做種種體操。

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楊千里先生（天驥）的影響最大。我在東三齋時，他是西二齋的國文教員，人都說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後來我在東二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的很。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我的一篇，前幾年澄衷校長曹錫爵先生和現在的校長葛祖蘭先生曾在舊課卷內尋出，至今還保存在校內。）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着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陳炯明不是號競存嗎？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做孫競存，一個叫做楊天擇。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我在學堂裏的名

字是胡洪騂。有一天的早晨，我請我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面洗臉，一面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適之」二字。（二哥字紹之，三哥字振之。）後來我發表文字，偶然用「胡適」作筆名，直到考試留美官費時（一九一〇）我才正式用「胡適」的名字。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課外的書籍。嚴復譯的羣己權界論，像是在這時代讀的。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啓超的影響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着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換了方向走了。在這種時候，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但這種失望

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為他盡了他的能力，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境界，原指望我們感覺不滿足，原指望我們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們固然得感謝他；他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指着一個未知的世界叫我們自己去探尋，我們更得感謝他。

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梁先生自號「中國之新民」，又號「新民子」，他的雜誌也叫做新民叢報，可見他的全副心思貫注在這一點。「新民」的意義是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他說：

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

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新民說敍論）

他的根本主張是：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羣治之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摧陷廓淸，除舊而布新者也。（新民議）

說的更沉痛一點：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蝛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盪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淸

而辭闢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爲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中國如能爲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爲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新民說，論進步）

我們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盪感動的。他在那時代（我那時讀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張最激烈，態度最鮮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個革命的口號：

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同上）

後來他雖然不堅持這個態度了，而許多少年人衝上前去，可不肯縮回來了。

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梁先生很不客氣的說：

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以白人相比較，條頓人最優。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遜人最優。（敘論）

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最須採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羣，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裏，抱着滿腔的血誠，懷着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

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後重讀，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

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梁先生分中國學術思想史爲七個時代：

（一）胚胎時代　春秋以前

（二）全盛時代　春秋末及戰國

（三）儒學統一時代　兩漢

（四）老學時代　魏晉

（五）佛學時代　南北朝，唐

（六）儒佛混合時代　宋元明

（七）衰落時代　近二百五十年

我們現在看這個分段，也許不能滿意。（梁先生自己後來也不滿意，他在清代學術概論裏已不認近二百五十年爲衰落時代了。）但在二十五年前，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所以我最愛讀這篇文章。不幸梁先生做了幾章之後，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以後，我在新民叢報上見他續作此篇，我高興極了。但我讀了這篇長文，終感覺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論『全盛時代』，說了幾萬字的緒論，却把『本論』（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

全擱下了，只註了一個「闕」字。他後來只補作了「子墨子學說」一篇，其餘各家始終沒有補。第二，「佛學時代」一章的本論一節也全沒有做。第三，他把第六個時代（宋元明）整個擱起不提。這一部學術思想史中間闕了三個最要緊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幾年。我在那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却眞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

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我從那時候起，就留心讀周秦諸子的書。我二哥勸我讀朱子的近思錄，這是我讀理學書的第一部。梁先生的德育鑑和節本明儒學案，也是這

個時期出來的。這些書引我去讀宋明理學書，但我讀的並不多，只讀了王守仁的傳習錄和正誼堂叢書內的程朱語錄。

我在澄衷的第二年，發起各齋組織『自治會』。有一次，我在自治會演說，題目是『論性』。我駁孟子性善的主張，也不贊成荀子的性惡說。我承認王陽明的性『無善無惡，可善可惡』是對的。我那時正讀英文的格致讀本（The Science Readers），懂得了一點點最淺近的科學知識，就搬出來應用了！孟子曾說：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我說：孟子不懂得科學，——我們在那時候還叫做『格致』，——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又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

「水無有不下」，並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他向下。吸力可以引他向下，高地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來水管裏的水向上。水無上無下，只保持他的水平，却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無善無惡，却又可善可惡！

我這篇性論很受同學的歡迎，我也很得意，以爲我眞用科學證明告子王陽明的性論了！

• • • •

我在澄衷只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學的基礎都是在這裏打下的。澄衷的好處在於管理的嚴肅，考試的認眞。還有一樁好處，就是學校辦事人眞能注意到每個學生的功課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雖不敎書，却認得個個學生，時時叫學生去問話。因爲

考試的成績都有很詳細的記錄，故每個學生的能力都容易知道。天資高的學生，可以越級升兩班；中等的可以半年升一班；下等的不升班，不升班就等於降半年了。這種編制和管理，是很可以供現在辦中學的人參考的。

我在西一齋做了班長，不免有時和學校辦事人衝突。有一次，為了班上一個同學被開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議無效，又寫了一封長信去抗議。白先生懸牌責備我，記我大過一次。我雖知道白先生很愛護我，但我當時心裏頗感覺不平，不願繼續在澄衷了。恰好夏間中國公學招考，有朋友勸我去考；考取之後，我就在暑假後（一九〇六）搬進中國公學去了。

廿，三，十八，北京。

（四）

在上海（二）

一

中國公學是因為光緒乙巳年（一九〇五）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我國的留日學生認為侮辱中國，其中一部分憤慨回國的人在上海創辦的。當風潮最烈的時候，湖南陳天華投海自殺，勉勵國人努力救國，一時人心大震動，所以回國的很多。回國之後，大家主張在國內辦一個公立的大學。乙巳十二月

中，十三省的代表全體會決議，定名爲『中國公學』。次年（丙午，一九〇六）春天在上海新靶子路黃板橋北租屋開學。但這時候反對取締規則的風潮已漸漸鬆懈了，許多官費生多回去復學了。上海那時還是一個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見中國公學裏許多剪髮洋裝的少年人自己辦學堂，都認爲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們是革命黨，社會叫他們做怪物。所以贊助捐錢的人很少，學堂開門不到一個半月，就陷入了絕境。公學的幹事姚弘業先生（湖南益陽人）激於義憤，遂於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殺，遺書幾千字，說，『我之死，爲中國公學死也。』遺書發表之後，輿論都對他表敬意，社會受了一大震動，贊助的人稍多，公學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當時讀了姚烈士的遺書大受感動的一個小孩子。夏天我去投考，監試的是總教習馬君武先生。國文題目是「言志」，我不記得說了一些什麽，後來君武先生告訴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給譚心休彭施滌先生傳觀，都說是爲公學得了一個好學生。

我搬進公學之後，見許多同學都是剪了辮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內地剛出來的老先生，帶着老花眼鏡，捧着水煙袋的。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的多；我是做慣班長的人，到這裏才感覺我是個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得公學的英文數學都很淺，我在甲班裏很不費氣力。那時候，中國教育界的科學程度太淺，中國公學至多不過可比現在的兩級中學程度，然而有好幾門

功課都不能不請日本教員來教。如高等代數，解析幾何，博物學，最初都是由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語的同學翻譯。甲班的同學有朱經農李琴鶴等，都曾担任翻譯。又有幾位同學還兼任學校的職員或教員，如但懋辛便是我們的體操教員。當時的同學和我年紀不相上下的，只有周烈忠，李駿，孫粹存，孫競存等幾個人。教員和年長的同學都把我們看作小弟弟，特別愛護我們，鼓勵我們。我和這一班年事稍長，閱歷較深的師友們往來，受他們的影響最大。我從小本來就沒有過小孩子的生活，現在天天和這班年長的人在一塊，更覺得自己不是個小孩子了。

中國公學的教職員和同學之中，有不少的革命黨人。所以在這裏要看東京出版的民報，是最方便的。暑假年假中，許多同學

把民報縫在枕頭裏帶回內地去傳觀。還有一些激烈的同學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但我在公學三年多，始終沒有人強迫我剪辮，也沒有人勸我加入同盟會。直到二十年後，但懋辛先生才告訴我，當時校裏的同盟會員曾商量過，大家都認我將來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但在當時，他們有些活動也並不瞞我。有一晚十點鐘的時候，我快睡了，但君來找我，說，有個女學生從日本回國，替朋友帶了一隻手提小皮箱，江海關上要檢查，她說沒有鑰匙，海關上不放行。但君因爲我可以說幾句英國話，要我到海關上去辦交涉。我知道箱子裏是危險的違禁品，就跟了他到海關碼頭，這時候已過十一點鐘，誰都不在了。我們只好快快回去。第二天，那位女學生也走了，

箱子她丟在關上不要了。

我們現在看見上海各學校都用國語講授，決不能想像二十年前的上海還完全是上海話的世界，各學校全用上海話教書。學生全得學上海話。中國公學是第一個用「普通話」教授的學校。學校裏的學生，四川湖南河南廣東的人最多，其餘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說「普通話」，教員也用「普通話」。江浙的教員，如宋躍如，王仙華，沈翔雲諸先生，在講堂上也都得勉強說官話。我初入學時，只會說徽州話和上海話；但在學校不久也就會說「普通話」了。我的同學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話清楚乾淨，我最愛學他，所以我說的普通話最近於四川話。二三年後，我到四川客棧（元記厚記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問，「貴府是川

東，是川南？」他們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

中國公學創辦的時候，同學都是創辦人，職員都是同學中舉出來的，所以沒有職員和學生的界限。當初創辦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這學校裏試行一種民主政治的制度。姚弘業烈士遺書中所謂「以大公無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此意。全校的組織分為「執行」與「評議」兩部。執行部的職員（教務幹事，庶務幹事，齋務幹事）都是評議部舉出來的，有一定的任期，並且對於評議部要負責任。評議部是班長和室長組織成的，有監督和彈劾職員之權。評議部開會時，往往有激烈的辯論，有時直到點名熄燈時方才散會。評議員之中，最出名的是四川人龔從龍，口齒清楚，態度從容，是一個好議長。這種訓練是很有益的。我年紀

太小，第一年不夠當評議員，有時在門外聽聽他們的辯論，不禁感覺我們在澄衷學堂的自治會眞是兒戲。

二

我第一學期住的房間裏有好幾位同學都是江西萍鄉和湖南醴陵人，他們是鄰縣人，說的話我聽不大懂。但不到一個月，我們很相熟了。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人了；有一位鍾文恢（號古愚）已有鬍子，人叫他做鍾鬍子。他告訴我，他們現在組織了一個學會，叫做競業學會，目的是『對於社會，競與改良；對於個人，爭自濯磨』，所以定了這個名字。他介紹我進這個會，我答應了。鍾君是會長，他帶我到會所裏去，給我介紹了一些人。會所

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會中住的人大概多是革命黨。有個楊卓林，還有個廖德璠，後來是都因謀革命被殺的。會中辦事最熱心的人，鍾君之外，有謝寅杰和丁洪海兩君，他兩人維持會務最久。

競業學會的第一件事業就是創辦一個白話的旬報，就叫做競業旬報。他們請了一位傅君劍先生（號鈍根）來做編輯。旬報的宗旨，傅君說，共有四項：一振興教育，二提倡民氣，三改良社會，四主張自治。其實這都是門面話，骨子裏是要鼓吹革命。他們的意思是要『傳布於小學校之青年國民』，所以決定用白話文。胡梓方先生（後來的詩人胡詩廬）作發刊辭，其中有一段說：

今世號通人者，務爲艱深之文，陳過高之義，以爲士大夫勸，而獨不爲彼什伯千萬倍里巷鄉閭之子計，則是智益智，愚益愚，智日少，愚日多也。顧可爲治乎哉？

又有一位會員署名『大武』作文『論學官話的好處』，說：

諸位呀，要救中國，先要聯合中國的人心。要聯合中國的人心，先要統一中國的言語。……但現今中國的語言也不知有多少種，如何叫他們合而爲一呢？……除了通用官話，更別無法子了。但是官話的種類也很不少，有南方官話，有北方官話，有北京官話。現在中國全國通行官話，只須摹做北京官話，自成一種普通國語哩。

還班人都到過日本，又多數是中國公學的學生，所以都感覺『普

通國語」的需要。「國語」一個目標，屢見於競業旬報的第一期，可算是提倡最早的了。

競業旬報第一期是丙午年（一九〇六）九月十一日出版的。同住的鍾君看見我常看小說，又能作古文，就勸我爲旬報作白話文。第一期裏有我的一篇通俗「地理學」，署名「期自勝生」。那時候我正讀老子，愛上了「自勝者彊」一句話，所以取了個別號叫「希彊」，又自稱「期自勝生」。這篇文字是我的第一篇白話文字，所以我鈔其中說「地球是圓的」一段在這裏做一個紀念：

譬如一個人立在海邊，遠遠的望這來往的船隻。那來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見他的桅杆頂，以後方能夠看見他的

風帆，他的船身一定在最後方可看見。那去的船呢，却恰恰與來的相反，他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見，然後看不見他的風帆，直到後來方才看不見他的桅杆頂。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爲那地是圓的，所以來的船在那地的低處慢慢行上來，我們看去自然先看見那桅杆頂了。那去的船也是這個道理，不過同這個相反罷了。……諸君們如再不相信，可捉一隻蒼蠅擺在一隻蘋果上，叫他從下面爬到上面來，可不是先看見他的頭然後再看見他的脚麽？

……

這段文字已充分表現出我的文章的長處和短處了。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短處是淺顯。這時候我還不滿十五歲。二十五年來，我

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所以我從來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淺顯。

我做了一個月的白話文，胆子大起來了，忽然決心做一部長篇的章回小說。小說的題目叫做『眞如島』，用意是『破除迷信，開通民智』。我擬了四十回的回目，便開始寫下去了。第一回就在旬報第三期上發表（丙午十月初一日），回目是：

廣善仁疑心致疾
孫紹武正論祛迷

這小說的開場一段是：

話說江西廣信府貴溪縣城外有一個熱鬧的市鎭叫做神權鎭，鎭上有一條街叫做福兒街。這街盡頭的地方有一所

高大的房子。有一天下午的時候，這屋的樓上有二人在那裏說話。一個是一位老人，年紀大約五十以外的光景，鬢髮已略有些花白了，躺在一張牀上，把頭靠近牀沿，身上蓋了一條厚被，面上甚是消瘦，好像是重病的模樣。一個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後生，生得儀容端整，氣概軒昂，坐在牀前一只椅子上，聽那個老人說話。……

我小時最痛恨道教，所以這部小說的開場就放在張天師的家鄉。但我實在不知道貴溪縣的地理風俗，所以不久我就把書中的主人翁孫紹武搬到我們徽州去了。

競業旬報出到第十期，便停辦了。我的小說續到第六回，也停止了。直到戊申年（一九〇八）三月十一日，旬報復活，第十

一期才出世。但傅君劍已不來了，編輯無人負責，我也不大高興投稿了。到了戊申七月，旬報第二十四期以下就歸我編輯。從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時候全期的文字，從論說到時聞，差不多都是我做的。眞如島也從第二十四期上續作下去，續到第十一回，旬報停刊了，我的小說也從此停止了。這時期我改用了「鐵兒」的筆名。

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給了我一個絕好的自由發表思想的機會，使我可以把在家鄉和在學校得着的一點點知識和見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敍述出來。旬報的辦事人從來沒有干涉我的言論，所以我能充分發揮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對於宗教迷信的思想。例如眞如島小說第八回裏，孫紹武這樣討論「因果」的

這「因果」二字，很難說的。從前有人說，「譬如窗外這一樹花兒，枝枝朵朵都是一樣，何曾有什麼好歹善惡的分別？不多一會，起了一陣狂風，把一樹花吹一過「花落花飛飛滿天」，那許多花朵，有的吹上簾櫳，落在錦茵之上；有的吹出牆外，落在糞溷之中。這落花的好歹不同，難道好說是這幾枝花的善惡報應不成？」這話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還不止此。大約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個因，必收一個果。譬如吃飯自然會飽，吃酒自然會醉。有了吃飯吃酒兩件原因，自然會生出醉飽兩個結果來。但是吃飯是飯的作用生出飽來，種瓜之

瓜的作用生出新瓜來。其中並沒有什麼人爲之主宰。如果有什麼人爲主宰，什麼上帝哪，菩薩哪，既能罰惡人於既作孽之後，爲什麼不能禁之於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眞有這麼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個個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惡人，讓他在世間作惡，後來又叫他受許多報應，這可不是書上說的「出爾反爾」麼？……總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惡，便不能罰那惡人。……

落花一段引的是范縝的話（看本書第二章），後半是我自己的議論。這是很不遲疑的無神論。這時候我另在旬報上發表了一些「無鬼叢話」，第一條就引司馬溫公「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

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的話，和范縝「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的話（參看第二章）。第二條引蘇東坡的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第三條痛駡西遊記和封神榜，其中有這樣的話：

夫士君子處顛敝之世，不能摩頂放踵敝口焦舌以挽淮滔之狂瀾，曷若隱遯窮谷，與木石終其身！更安忍隨波逐流，阿諛取容於當世，用自私利其身？（本條前面說封神榜的作者把書稿送給他的女兒作嫁資，其壻果然因此發財。所以此處有「自私利」的話。）天壤間果有鬼神者，則地獄之設正爲此輩！此其人更安有著書資格耶！

（叢話原是用文言作的。）

這是戊申（一九〇八）年八月發表的。誰也夢想不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後（一九二三）居然很熱心的替西遊記作兩萬字的考證！如果他有好材料，也許他將來還替封神榜作考證哩！

在無鬼叢話的第三條裏，我還接着說：

王制有之：「託於鬼神時日卜筮以亂衆者，誅。」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掌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嗟夫，吾昔謂「數千年來僅得許多膿包皇帝，混帳聖賢」，吾豈好詈人哉？吾豈好詈人哉？

這裏很有「衞道」的臭味，但也可以表現我在不滿十七歲時的思

想路子。叢話第四條說：

吾嘗持無鬼之說，論者或咎余，謂舉一切地獄因果之說而摧陷之，使人人敢於爲惡，殊悖先王神道設教之旨。此言余不能受也。今日地獄因果之說盛行，而惡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設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處茲思想競爭時代，不去此種種魔障，思想又烏從而生耶？

這種誇大的口氣，出在一個十七歲孩子的筆下，未免叫人讀了冷笑。但我現在回看我在那時代的見解，總算是自己獨立想過幾年的結果，比起現今一班在幾個抽象名詞裏翻觔斗的少年人們，我還不感覺慚愧。

競業旬報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記了。前年中國國民

黨的中央宣傳部曾登報徵求全份的競業旬報，——大概他們不知道這裏面一大半的文字是胡適做的，——似乎也沒有效果。我靠幾個老朋友的幫忙，搜求了幾年，至今還不曾湊成全份。今年回頭看看這些文字，眞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詫異的是有一些思想後來成爲我的重要出發點的，在那十七八歲的時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傾向了。例如我在旬報第三十六期上發表一篇「苟且」，痛論隨便省事不肯澈底思想的毛病，說「苟且」二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大瘟疫，把幾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我在眞如島小說第十一回（旬報三十七期）論扶乩的迷信，也說：

> 程正翁，你想罷。別說沒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關帝呂祖何等尊嚴，豈肯聽那一二張符訣的號召？這種道理

總算淺極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只可憐我們中國人總不肯想，只曉得隨波逐流，隨聲附和。國民愚到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來，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說「學原於思」，這區區四個字簡直是千古至言。——鄭先生說到這裏，回過頭來，對翼華翼璜道：程子這句話，你們都可寫作座右銘。

「學原於思」一句話是我在澄衷學堂讀朱子近思錄時注意到的。我後來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爲我從十幾歲時就那樣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

又如那時代我在李莘伯辦的安徽白話報上發表的一篇「論承繼之不近人情」（轉載在旬報廿九期），我不但反對承繼兒子，

並且根本疑問「為什麼一定要兒子」？此文的末尾有一段說：

我如今要薦一個極孝順永遠孝順的兒子給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這個兒子是誰呢？便是「社會」。……你看那些英雄豪傑仁人義士的名譽，萬古流傳，永不湮沒；全社會都崇拜他們，紀念他們；無論他們有子孫沒有子孫，我們紀念着他們，總不少減；也只為他們有功於社會，所以社會永永感謝他們，紀念他們。阿噲噲，這些英雄豪傑仁人義士的孝子賢孫多極了，多極了！……一個人能做許多有益於大衆有功於大衆的事業，便可以把全社會都成了他的孝子賢孫。列位要記得：兒子孫子，親生的，承繼的，都靠不住。只有我所薦的孝子

順孫是萬無一失的。

這些意思，最初起於我小時看見我的三哥出繼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是從一個眞問題上慢慢想出來的一些結論。這一點種子，在四五年後，我因讀培根（Bacon）的論文有點感觸，在日記裏寫成我的『無後主義』。在十年之後，又因爲我母親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才寫成『不朽：我的宗教』一文，發揮『社會不朽』的思想。

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話報，如中國白話報，杭州白話報，安徽俗話報，寗波白話報，潮州白話報，都沒有長久的壽命。光緒宣統之間，范鴻仙等

辦國民白話日報，李莘伯辦安徽白話報，都有我的文字，但這兩個報都只有幾個月的壽命。競業旬報出到四十期，要算最長壽的白話報了。我從第一期投稿起，直到他停辦時止，中間不過有短時期沒有我的文字。和競業旬報有編輯關係的人，如傅君劍，如張丹斧，如葉德爭，都沒有我的長久關係，也沒有我的長期訓練。我不知道我那幾十篇文字在當時有什麽影響，但我知道這一年多的訓練給了我自己絕大的好處。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之後，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裏做一個開路的工人。

三

我進中國公學不到半年，就得了脚氣病，不能不告假醫病。我住在上海南市瑞興泰茶葉店裏養病，偶然翻讀吳汝綸選的一種古文讀本，其中第四册全是古詩歌。這是我第一次讀古體詩歌，我忽然感覺很大的興趣。病中每天讀熟幾首。不久就把這一册古詩讀完了。我小時曾讀一本律詩，毫不覺得有興味；這回看了這些樂府歌辭和五七言詩歌，才知道詩歌原來是這樣自由的，才知道做詩原來不必先學對仗。我背熟的第一首詩是木蘭辭，第二首是飲馬長城窟行，第三是古詩十九首。一路下去，直到陶潛杜甫，我都喜歡讀。讀完了吳汝綸的選本，我又在二哥的藏書裏尋得了陶淵明集和白香山詩選，後來又買了一部杜詩鏡詮。這時代我專讀古體歌行，不肯再讀律詩；偶然也讀一些五七言絕句。

有一天，我回學堂去，路過競業旬報社，我進去看傅君劍，他說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寫了一首送別詩，自己帶給君劍，問他像不像詩。這詩我記不得了，只記得開端是『我以何因緣，得交傅君劍』。君劍很誇獎我的送別詩，但我終有點不自信。過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別適之卽和贈別之作』來，用日本捲箋寫好，我打開一看，眞嚇了一跳。他詩中有『天下英雄君與我，文章知己友兼師』兩句，在我這剛滿十五歲的小孩子的眼裏，這眞是受寵若驚了！『難道他是說謊話哄小孩子嗎？』我忍不住這樣想。君劍這幅詩箋，我趕快藏了，不敢給人看。然而他這兩句鼓勵小孩子的話可害苦我了！從此以後，我就發憤讀詩，想要做個詩人了。有時候，我在課堂上，先生在黑

板上解高等代數的算式，我却在斯密司的大代數學底下翻詩韻合璧，練習簿上寫的不是算式，是一首未完的紀遊詩。一兩年前我半夜裏偸點着蠟燭，伏在枕頭上演習代數問題，那種算學興趣現在都被做詩的新興趣趕跑了！我在病脚氣的幾個月之中發見了一個新世界，同時也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我從此走上了文學史學的路，後來幾次想矯正回來，想走到自然科學的路上去，但興趣已深，習慣已成，終無法挽回了。

丁未正月（一九〇七）我遊蘇州，三月與中國公學全體同學旅行到杭州，我都有詩紀遊。我那時全不知道『詩韻』是什麽，只依家鄉的方音，念起來同韻便算同韻。在西湖上寫了一首絕句，只押了兩個韻脚，楊千里先生看了大笑，說，一個字在

「尤」韻，一個字在「蕭」韻。他替我改了兩句，意思全不是我的了。我才知道做詩要硬記詩韻，並且不妨犧牲詩的意思來遷就詩的韻脚。

丁未五月，我因脚氣病又發了，遂回家鄉養病。（我們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氣病，必須趕緊回家鄉，行到錢塘江的上游，脚腫便漸漸退了。）我在家中住了兩個多月，母親很高興。從此以後，我十年不歸家（一九〇七——一九一七），那是母親和我都沒有料到的。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勵我作詩。在家中和路上我都有詩。這時候我讀了不少白居易的詩，所以我這時期的詩，如在家鄉做的棄父行，很表現長慶集的影響。

丁未以後，我在學校裏頗有少年詩人之名，常常和同學們唱

和。有一次我做了一首五言律詩，押了一個「顏」字韻，同學和教員和作的詩有十幾首之多。同學中如湯昭（保民），朱經（經農），任鴻雋（叔永），沈翼孫（燕謀）等，都能作詩；教員中如胡梓方先生，石一參先生等，也都愛提倡詩詞。梓方先生即是後來出名的詩人胡詩廬，這時候他教我們的英文，英文教員能做中國詩詞，這是當日中國公學的一種特色。還有一位英文教員姚康侯先生，是辜鴻銘先生的學生，也是很講究中國文學的。辜先生譯的擬漢騎馬歌，其實是姚康侯先生和幾位同門修改潤色的。姚先生在課堂上常教我們翻譯，從英文譯漢文，或從漢文譯英文。有時候，我們自己從讀本裏挑出愛讀的英文詩，邀幾個能詩的同學分頭翻譯成中國詩，拿去給姚先生和胡先生評改。姚先生

常勸我們看辜鴻銘譯的論語，他說這是翻譯的模範。但五六年後，我得讀辜先生譯的中庸，感覺很大的失望。大概當時所謂翻譯，都側重自由的意譯，務必要「典雅」，而不妨變動原文的意義與文字。這種訓練也有他的用處，可以使學生時時想到中西文字異同之處，時時想某一句話應該怎樣翻譯，才可算「達」與「雅」。我記得我們試譯一首英文詩，中有 Scarecrow 一個字，我們大家想了幾天，想不出一個典雅的譯法。但是這種工夫，現在回想起來，不算是浪費了的。

我初學做詩，不敢做律詩，因爲我不曾學過對對子，覺得那是很難的事。戊申（一九〇八）以後，我偶然試做一兩首五言律詩來送朋友，覺得並不很難，後來我也常常做五七言律詩了。做

慣律詩之後，我才明白這種體裁是似難而實易的把戲；不必有內容，不必有情緒，不必有意思．只要會變戲法，會搬運典故，會調音節，會對對子，就可以謅成一首律詩。這種體裁最宜於做沒有內容的應酬詩，無論是殿廷上應酬皇帝，或寄宿舍裏送別朋友，把頭搖幾搖，想出了中間兩聯，湊上一頭一尾，就是一首詩了；如果是限韻或和韻的詩，只消從韻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詩的體裁和步韻的方法所以不能廢除，正因爲這都是最方便的戲法。我那時讀杜甫的五言律詩最多，所以我做的五律頗受他的影響。七言律詩，我覺得沒有一首能滿意的，所以我做了幾首之後就不做了。

現在我把我在那時做的詩鈔幾首在這裏，也算一個時期的紀

念：

秋月夢返故居（戊申八月）

秋高風怒號，客子中懷亂。撫枕一太息，悠悠歸里閈。
入門拜慈母，母方撫孫玩。齊兒見叔來，牙牙似相喚。
拜母復入室，諸嫂同炊爨。問答乃未已，舉頭日已旰。
方期長聚首，豈復疑夢幻？年來歷世故，遭際多憂患。
耿耿苦思家，聽人譏斥鷃。（玩字原作弄，是誤用方
音，前年改玩字。）

軍人夢（譯 Thomas Campbell's A Soldier's
Dream）（戊申）

笳聲銷歇暮雲沉，耿耿天河燦列星。戰士創痍橫滿地，

倦者酣眠創者逝。枕戈藉草亦遽然，時見芻人影搖曳。長夜沉沉夜未央，陶然入夢已三次。夢中忽自顧，身已離行伍，秋風拂襟袖，獨行殊踽踽。惟見日東出，迎我歸鄉土。縱橫阡陌間，盡是釣遊跡，時聞老農刈稻歌，又聽牛羊嗥山脊。歸來戚友咸燕集，誓言不復相離別。嬌兒數數親吾額，少婦情深自嗚咽。舉室爭言君已倦，幸得歸休免征戰。驚回好夢日熹微，夢魂渺渺成虛願。

（芻人原作芻靈，今年改。）

酒醒　（己酉）

酒能銷萬慮，已分醉如泥、燭淚流乾後，更聲斷續時。醒來還苦憶，起坐一沉思。窗外東風峭，星光淡欲垂。

女優陸菊芬演紡棉花（己酉）

永夜親機杼，悠悠念遠人。朱紘纖指弄，一曲翠眉顰。
滿座天涯客，無端旅思新。未應兒女語，爭奈不勝春！

秋柳 有序（己酉）

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質，際茲高秋，獨能迎風而舞，意態自如。豈老氏所謂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賦之。

但見蕭颼萬木摧，尚餘垂柳拂人來。西風莫笑長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西風莫笑，原作「憑君漫說」，民國五年改。長條原作「柔條」，十八年改。）

（五）

我怎樣到外國去

一

戊申（一九〇八）九月間，中國公學鬧出了一次大風潮，結果是大多數學生退學出來，另組織一個中國新公學。這一次的風潮爲的是一個憲法的問題。

中國公學在最初的時代，純然是一個共和國家，評議部爲最高立法機關，執行部的幹事即由公選產生出來。不幸這種共和制

度實行了九個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約有幾種：一是因爲發起的留日學生逐漸減少，而新招來的學生逐漸加多，已不是當初發起時學生與辦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爲社會和政府對於這種共和制度都很疑忌。三是因爲公學既無校舍，又無基金，有請求官款補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對於公學內部的疑忌。

爲了這種種原因，公學的辦事人就在丙午（一九〇六）年的冬天，請了鄭孝胥張謇熊希齡等幾十人作中國公學的董事，修改章程，於是學生主體的制度就變成了董事會主體的制度。董事會根據新章程，公舉鄭孝胥爲監督。一年後，鄭孝胥辭職，董事會又舉夏敬觀爲監督。這兩位都是有名的詩人，他們都不常到學

校，所以我們也不大覺得監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會與監督之下，公學的幹事就不能由同學公選了。評議部是新章所沒有的。選舉的幹事改爲學校聘任的教務長，庶務長，齋務長了。這幾位辦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裏面要担負維持學校的責任，自然感覺他們的地位有穩定的必要。況且前面已說過，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但我們少年人可不能那樣想。中國公學的校章上明明載着「非經全體三分之二承認，不得修改」。這是我們的憲法上載着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幹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評議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這裏面也還有個人的問題。當家日子久了，總難免「貓狗皆嫌」。何況同學之中有許多本是幹事諸君的舊日同輩的朋友呢？

在校上課的同學自然在學業上日日有長進，而幹事諸君辦事久了，學問上沒有進境，却當着教務長一類的學術任務，自然有時難免受舊同學的輕視。法的問題和這種人的問題混合在一塊，風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議制的評議部取消之後，全體同學就組織了一個「校友會」，其實就等於今日各校的學生會。校友會和三幹事爭了幾個月，幹事答應了校章可由全體學生修改。又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校友會把許多修正案整理成一個草案、又開了幾次會，才議定了一本校章。一年多的爭執，經過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監督夏先生與幹事諸君均不肯承認這新改的校章。

到了戊申（一九〇八）九月初三日，校友會開大會報告校章

交涉的經過，會尚未散，監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認學生有訂改校章之權，這竟是完全取消幹事承認全體修改校章的布告了。接着又出了兩道布告，一道說「集會演說，學堂懸爲厲禁。……校友會以後不准再行開會」。一道說學生代表朱經朱紱華「倡首煽衆，私發傳單，侮辱職員，要挾發布所自改印章程，屢誡不悛，純用意氣，實屬有意破壞公學。照章應即斥退，限一日內搬移出校。」

初四日，全體學生簽名停課，在操場上開大會。下午幹事又出布告，開除學生羅君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並且說：「如仍附從停課，即當將停課學生全行解散，另行組織。」初五日，教員出來調停，想請董事會出來挽救。但董事會不肯開會。

初七日學生大會遂決議籌備萬一學校解散後的辦法。

初八日董事陳三立先生出來調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於星期日暫停膳食。所有被脅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暫住數日。准於今日午後一時起，在寰球中國學生會發給旅膳費。俟本公學將此案辦結後，再行佈告來校上課。」

這樣的壓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絕大多數同學的公憤。他們決定退學，遂推舉幹事籌備另創新校的事。退學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愛而近路慶祥里新租的校舍裏。廚房雖然尋來了一家，飯廳上桌櫈都不夠，碗碟也不夠。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們自己創立的學校，所以不但不叫苦，還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錢來

作學校的開辦費。有些學生把綢衣，金鍊，都拿去當了錢來捐給學堂做開辦費。

十天之內，新學校籌備完成了，居然聘教員，排功課，正式開課了。校名定爲『中國新公學』；學生有一百六七十人。在這風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爲我是新學生，又因爲我告了長時期的病假，所以沒有參與同學和幹事的爭執；到了風潮正激烈的時期，我被舉爲大會書記，許多記錄和宣言都是我做的；雖然不在被開除之列，也在退學之中。朱經，李琴鶴，羅君毅被舉作幹事。有許多舊教員都肯來担任教課。學校雖然得着社會上一部份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經常費很感覺困難。李琴鶴君担任教務幹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裏談話，他要我担任低級各班的英

文，每星期教課三十點鐘，月薪八十元；但他聲明，自家同學作教員，薪俸是不能全領的，總得欠着一部份。

我這時候還不滿十七歲，雖然換了三個學堂，始終沒有得着一張畢業證書。我若繼續上課，明年可以畢業了。但我那時確有不能繼續求學的情形。我家本沒有錢。父親死後，只剩幾千兩的存款，存在同鄉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這一點出息過日子。後來存款的店家倒帳了，分攤起來，我家分得一點小店業。我的二哥是個有幹才的人，他往來漢口上海兩處，把這點小店業變來變去，又靠他的同學朋友把他們的積蓄寄存在他的店裏，所以他能在幾年之中合夥撐起一個規模較大的瑞興泰茶葉店。但近幾年之中，他的性情變了，一個拘謹的人變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費用變

大了，精力又不能貫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業一年不如一年。後來我家的虧空太大了，上海的店業不能不讓給債權人。當戊申的下半年，我家只剩漢口一所無利可圖的酒棧（兩儀棧）了。這幾個月以來，我沒有錢住宿舍，就寄居在競業旬報社裏（也在慶祥里）。從七月起，我担任旬報的編輯，每出一期報，社中送我十塊錢的編輯費。住宿和飯食都歸社中担負。我家中還有母親，眼前就得要我寄錢贍養了。母親也知道家中破產就在眼前，所以寄信來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辦了。我斬釘截鐵的阻止了這件事，名義上是說求學要緊，其實是我知道家中沒有餘錢給我辦婚事，我也沒有錢養家。

正在這個時候，李琴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作教員。我想了一

會，就答應了。從此以後，我每天教六點鐘的英文，還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歲的少年人，精力正強，所以還能夠勉強支持下去，直教到第二年（一九〇九）冬天中國新公學解散時爲止。

以學問論，我那時怎配教英文？但我是個肯負責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預備功課，所以這一年之中還不曾有受窘的時候。我教的兩班後來居然出了幾個有名的人物：饒毓泰（樹人），楊銓（杏佛），嚴莊（敬齋），都做過我的英文學生。後來我還在校外收了幾個英文學生，其中有一個就是張奚若。可惜他們後來都不是專習英國文學；不然，我可眞「抖」了！

競業旬報停刊之後，我搬進新公學去住。這一年的教書生活雖然很苦，於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處。我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

康侯和王雲五兩先生的影響很大，他們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時雖不大能說英國話，却喜歡分析文法的結構，尤其喜歡拿中國文法來做比較。現在做了英文教師，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的清楚。所以這一年之中，我雖沒有多讀英國文學書，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練習。

・　・　・　・

中國新公學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這段歷史是很悲壯的。那時候的學堂多不講究圖書儀器的設備，只求做到教員好，功課緊，管理嚴，就算好學堂了。新公學的同學因爲要爭一口氣，所以成績很好，管理也不算壞。但經費實在太窮，教員只能拿一部分的薪俸，幹事處常常受收房捐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惡

氣；往往因爲學校不能付房捐與巡捕捐，同學們大家湊出錢來，借給幹事處。有一次幹事朱經農君（即朱經）感覺學校經費困難已到了絕地，他憂愁過度，神經錯亂，出門亂走，走到了徐家滙的一條小河邊，跳下河去，幸遇人救起，不曾喪命。

這時候，中國公學的吳淞新校舍已開始建築了，但學生很少。內地來的學生，到了上海，知道了兩個中國公學的爭持，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學，所以新公學的學生總比老公學多。例如張奚若（原名耘）等一些陝西學生，到了上海，趕不上招考時期，他們寧可在新公學附近租屋補習，却不肯去老公學報名。所以「中國新公學」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國公學」是一天不得安穩發展的。老公學的職員萬不料我們能支持這麼久。他們也知道我們派

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紱華朱經農薛傳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紹，也許有大規模的官款補助的可能。新公學募款若成功，這個對峙的局面更不容易打消了。

老公學的三幹事之中，張邦傑先生（俊生）當風潮起時在外省募款未歸；他回校後極力主張調停，收回退學的學生。不幸張先生因建築吳淞校舍，積勞成病，不及見兩校的合併就死了。新公學董事長李平書先生因新校經濟不易維持，也贊成調停合併。調停的條件大致是：凡新公學的學生願意回去的，都可回去；新公學的功課成績全部承認；新公學所有虧欠的債務，一律由老公學担負清償。新公學一年之中虧欠已在一萬元以上，捐款究竟只是一種不能救急的希望；職員都是少年人，犧牲了自己的學業來

辦學堂，究竟不能持久。所以到了己酉（一九〇九）十月，新公學接受了調渟的條件，決議解散：願回舊校者，自由回去。我有題新校合影的五律二首，七律一首，可以紀念我們在那時候的感情，所以我鈔在這裏：

十月題新校合影時公學將解散

無奈秋風起，艱難又一年。顛危俱有責，成敗豈由天？
黯黯愁茲別，悠悠祝汝賢。不堪回首處，滄海已桑田。

此地一爲別，依依無限情。凄涼看日落，蕭瑟聽風鳴。
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相攜入圖畫，萬慮苦相縈。

十月再題新校教員合影

也知胡越同舟誼，無奈驚濤動地來。江上飛鳥猶繞樹，

劫前殘蠟已成灰。曇花幻相空餘恨，鴻爪遺痕亦可哀。
莫笑勞勞作芻狗，且論臭味到岑苔。

這都算不得詩，但「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兩句確是當時的心理。合併之後，有許多同學都不肯回老公學去，也是爲此。這一年的經驗，爲一個理想而奮鬥，爲一個團體而犧牲，爲共同生命而合作，這些都在我們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二十年來，無人寫這一段歷史，所以我寫這幾千字，給我的一班老同學留一點「鴻爪遺痕」。

• • • •

少年人的理想主義受打擊之後，反動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兩年之中，我的家事敗壞到不可收拾的

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張分析家產；我寫信回家，說我現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產業。其實家中本沒有什麼產業可分，分開時，兄弟們每人不過得着幾畝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親最心愛的一個妹子和一個弟弟先後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學解散之後，得了兩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無把握，那敢回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尋一件可以吃飯養家的事。在那個憂愁煩悶的時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們墮落了。

【註】這一段是去年（一九三一）夏間寫的，寫成之後，我恐怕我的記載有不正確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把

原稿送給王敬芳先生（搏沙），請他批評修改。他是我們攻擊的幹事之一，是當日風潮的一個主要目標。但事隔二十多年，我們都可以用比較客觀的眼光來回看當年的舊事了。他看了之後，寫了一封幾千字的長信給我，承認我的話「說的非常心平氣和，且設身處地的委曲體諒，令我極端佩服」，又指出一些與當日事實不符的地方。他指出的錯誤，我都改正了。所以這一段小史，雖是二十多年後追記的，應該沒有多大的錯誤。我感謝王先生的修正，並且盼望我的老同學朱經農羅君毅諸先生也給我同樣的修正。

王先生在他的長信裏說了幾句很感慨的話，我認爲很値

得附錄在此。他說：

『我是當初反對取締規則最力的人，但是今日要問我取締規則到底對於中國學生有多大害處，我實在答應不出來。你是當時反對公學最力的人，看你這篇文章，今昔觀察也就不同的多了。我想青年人往往因感情的衝動，理智便被壓抑了。中國學校的風潮，大多數是由于這種原因。學校中少一分風潮，便多一分成就。盼望你注意矯正這種流弊。』

我是贊成這話的，但是我要補充一句：學校的風潮不完全由于青年人的理智被感情壓抑了，其中往往是因爲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樣的失去了運用理智的能力。專責備青

年人是不公允的。中國公學最近幾次的風潮都是好例子。

廿一，九，廿七。

二

中國新公學有一個德國教員，名叫何德梅(Ottomeir)，他的父親是德國人　母親是中國人，他能說廣東話，上海話，官話。什麼中國人的玩意兒，他全會。我從新公學出來，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裏住，還兩所房子是通的，他住東屋，我和幾個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怒剛（懋辛）諸位先生；離我們不遠，住着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兒

子。這些人都是日本留學生，都有革命黨的關係；在那個時候各地的革命都失敗了，黨人死的不少，這些人都很不高興，都很牢騷。何德梅常邀這班人打馬將，我不久也學會了。我們打牌不賭錢，誰贏誰請吃雅敘園。我們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

幸而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只能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吃館子爲止，逛窰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爲止。有時候，我們也同去看戲。林君墨和唐桂梁發起學唱戲，請了一位小喜祿來敎我們唱戲，同學之中有歐陽予倩，後來成了中國戲劇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學不會，不上兩天我

就不學了。此外，我還有一班小朋友，同鄉有許怡蓀程樂亭章希呂諸人，舊同學有鄭仲誠張蜀川鄭鐵如諸人。怡蓀見我隨着一班朋友發牢騷，學墮落，他常常規勸我。但他在吳淞復旦公學上課，是不常來的，而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見面的，所以我那幾個月之中眞是在昏天黑地裏胡混。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

＊　＊　＊

有一個晚上，鬧出亂子來了。那一晚我們在一家「堂子」裏吃酒，喝的不少了，出來又到一家去「打茶圍」。那晚上雨下的很大，下了幾點鐘還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爲明天要教書（那時我在華童公學教小學生的國文），所以獨自僱人力車走

了。他們看我能談話，能在一疊「局票」上寫詩詞，都以爲我沒有喝醉，也就讓我一個人走了。

其實我那時已大醉了，談話寫字都只是我的「下意識」的作用，我全不記憶。出門上車以後，我就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天明時，我才醒來，眼睛還沒有睜開，就覺得自己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硬的地板上！我疑心昨夜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樓板上，就喊了一聲「老彭」！——老彭是我僱的一個湖南傭人。喊了兩聲，沒有人答應，我已坐起來了，眼也睜開了。

奇怪的很！我睡在一間黑暗的小房裏，只有前面有亮光，望出去好像沒有門。我仔細一看，口外不遠還好像有一排鐵柵欄。我定神一聽，聽見欄杆外有皮鞋走路的聲響。一會兒，狄託狄託

的走過來了，原來是一個中國巡捕走過去。

我有點明白了，這大概是巡捕房，只不知道我怎樣到了這兒來的。我想起來問一聲，這時候才覺得我一隻脚上沒有鞋子。又覺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濕透了的。我摸來摸去，摸不着那一隻皮鞋；只好光着一隻襪子站起來，扶着牆壁走出去，隔着柵欄招呼那巡捕，問他這是什麼地方。

他說：「這是巡捕房。」

「我怎麼會進來的？」

他說：「你昨夜喝醉了酒，打傷了巡捕，半夜後進來的。」

「什麼時候我可以出去？」

「天剛亮一會，早哩！八點鐘有人來，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才看見我的襯皮袍不但是全濕透了，衣服上還有許多污泥。我又覺得臉上有點疼，用手一摸，才知道臉上也有污泥，並且有破皮的疤痕。難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嗎？

還是一個春天的早晨，一會兒就是八點鐘了。果然有人來叫我出去。

在一張寫字桌邊，一個巡捕頭坐着，一個渾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話。那巡捕頭問：

「就是這個人？」

「就是他。」

「你說下去。」

那渾身泥污的巡捕說：

「昨夜快十二點鐘時候，我在海寧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來了，手裏拿着一隻皮鞋敲着牆頭，狄托狄托的響。我拿巡捕燈一照，他開口就駡。」

「駡什麽？」

「他駡「外國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闖禍，要帶他到巡捕房裏來。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裏有燈，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幾下。後來我抱住他，搶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來了。兩個人抱住不放，滾在地上。下了一夜的大雨，馬路上都是水，兩個人在泥水裏打滾。我的燈也打碎了，身上臉上都被他打了。他臉上的傷是在石頭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喚住了一部空馬車，兩個馬夫幫我捉住他，關在馬車裏，才能把他送進來。我的

衣服是烘乾了，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還都是在馬路當中樣的。」

我看他臉上果然有傷痕，但也像是擦破了皮，不像是皮鞋打的。他解開上身，也看不出什麼傷痕。

巡捕頭問我，我告訴了我的真姓名和職業，他聽說我是在華童公學教書的，自然不願得罪我。他說，還得上堂問一問，大概要罰幾塊錢。

他把桌子上放着的一雙皮鞋和一條腰帶還給我。我穿上了鞋子，才想起我本來穿有一件緞子馬褂。我問他要馬褂，他問那泥污的巡捕，他回說：「昨夜他就沒有馬褂。」

我心裏明白了。

我住在海寧路的南林里，那一帶在大雨的半夜裏是很冷靜的。我上了車就睡着了。車夫到了南林里附近，一定是問我到南林里第幾衖。我大概睡的很熟，不能回答了。車夫叫我不醒，也許推我不醒，他就起了壞心思，把我身上的錢摸去了，又把我的馬褂剝去了。帽子也許是他拿去了的，也許是丟了的。他大概還要剝我的皮袍，不想這時候我的「下意識」醒過來了，就和他抵抗。那一帶是沒有巡捕的，車夫大概是拉了車子跑了，我大概追他不上，自己也走了。皮鞋是跳舞鞋式的，沒有鞋帶，所以容易掉下來；也許是我跳下車來的時候就掉下來了，也許我拾起了一隻鞋子來追趕那車夫。車夫走遠了，我赤着一隻腳在雨地裏自然追不上。我慢慢的依着「下意識」走回去。醉人往往愛裝面子，

所以我丟了東西反唱起歌來了，——也許唱歌是那個巡捕的胡說，因爲我的意識生活是不會唱歌的。

這是我自己用想像來補充的一段，是沒有法子證實的了。但我想到在車上熱睡的一段，不禁有點不寒而慄，身上的水濕和臉上的微傷那能比那時刻的生命的危險呢？

巡捕頭許我寫一封短信叫人送到我的家中。那時候鄭鐵如（現在的香港中國銀行行長）住在我家中，我信上托他帶點錢來準備做罰款。

上午開堂問事的時候，幾分鐘就完了，我被罰了五元，做那個巡捕的養傷費和賠燈費。

我到了家中，解開皮袍，裏面的綿襖也濕透了，一解開來，

裏面熱氣蒸騰：濕衣裏在身上睡了一夜，全蒸熱了！我照鏡子，見臉上的傷都只是皮膚上的微傷，不要緊的。可是一夜的濕氣倒是可怕。

同住的有一位四川醫生，姓徐，醫道頗好。我請他用猛藥給我解除濕氣。他下了很重的瀉藥，泄了幾天；可是後來我手指上和手腕上還發出了四處的腫毒。

* * * *

那天我在鏡子裏看見我臉上的傷痕，和渾身的泥濕，我忍不住歎一口氣，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詩句，心裏百分懊悔，覺得對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鄉時時刻刻懸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沒有掉一滴眼淚，但是我已經過了一次精神上的

大轉機。

我當日在床上就寫信去辭了華童公學的職務，因為我覺得我的行為玷辱了那個學校的名譽。況且我已決心不做那教書的事了。

那一年（庚戌，一九一〇）是考試留美賠款官費的第二年。聽說，考試取了備取的還有留在清華學校的希望。我決定關起門來預備去應考試。

許怡蓀來看我，也力勸我擺脫一切去考留美官費。我所慮的有幾點：一是要籌養母之費，二是要還一點小債務，三是要籌兩個月的費用和北上的旅費。怡蓀答應替我去設法。後來除他自己之外，幫助我的有程樂亭的父親松堂先生，和我的族叔祖節甫先

生。

我閉戶讀了兩個月的書，就和二哥紹之一同北上。到了北京，蒙二哥的好朋友楊景蘇先生（志洵）的厚待，介紹我住在新在建築中的女子師範學校（後來的女師大）校舍裏，所以費用極省。在北京一個月，我不曾看過一次戲。

楊先生指點我讀舊書，要我從十三經註疏用功起。我讀漢儒的經學，是從這個時候起的。

留美考試分兩場，第一場考國文英文，及格者才許考第二場的各種科學。國文試題爲「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說」，我想這個題目不容易發揮，又因我平日喜歡看雜書，就做了一篇亂談考據的短文，開卷就說：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規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下文我說周髀算經作圓之法足證其時尚不知道用規作圓；又孔子說「不踰矩」，而不並舉規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規矩並用，足證規之晚出。這完全是一時異想天開的考據，不料那時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據癖，大賞識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頭場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場考的各種科學，如西洋史，如動物學，如物理學，都是我臨時抱佛脚預備起來的，所以考的很不得意。幸虧頭場的分數佔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場我還考了個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

南下的旅費是楊景蘇先生借的。到了上海，節甫叔祖許我每年遇必要時可以墊錢寄給我的母親供家用。怡孫也答應幫忙。沒

有這些好人的幫助，我是不能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國的。

我在學校裏用胡洪騂的名字；這回北上應考，我怕考不取爲朋友學生所笑，所以臨時改用胡適的名字。從此以後，我就叫胡適了。

廿一，九，廿七夜。